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六 卷七 卷八

第三册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六目錄

文武甲科元宗一

焦狀元竑一宗

焦庸 焦文傑 焦瑞 焦靖 焦竑

焦沂川 焦尊生 焦周 焦潤生 焦德生

焦續後 焦綱 焦夢熊 附見

朱狀元之蕃一宗

朱怡松 朱衣 朱之蕃 朱之士 朱從義

劉榜眼江一宗

劉江

景榜眼暘一宗

景宣 景暘 景擇 景應祥 景星 景躍

余榜眼孟麟一宗

余光 余孟麟 余震鳴 余大成

徐鳳翔 徐開呂

倪探花謙一宗

倪謙 已見尙書

邢探花一鳳一宗

邢一鳳 邢有都

顧探花起元一宗

顧起元 後見會元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六

鰲曉亭

喜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焦庸

焦千戶庸南京旗守衛副千戶也本名曰朔賜名曰庸周暉續金陵瑣事云高皇帝與親近大臣改名固為異典一日御奉天門召旗手衛副千戶焦朔賜名為庸更恩典之異也今旗手衛過湖皇冊

首載此事庸即太史澹園先生之始祖

青岩路氏曰嘗因此事想高皇當日蓋于天下莫不留心之人莫不留心之字其細如此夫朔者始也朔而焦無始矣云終乎庸者常也常者有終也焦與國大盛有終聖皇實命之矣異哉

焦文傑

焦千戶文傑字世英南京旗手衛世副千戶少孤自立生平為人伉直不欺無違心之言無違心之行在職四十年履素如一日家赤貧而撫部伍以

義不肯侵削一人故人皆愛信之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振武營兵變撲殺黃侍郎復脅兵部尙書求賞欲攫賞者紛起公按劍戢所部獨無所譁蓋其素正有以服之也公在官管一事則必敬其事司鍾鼓樓樓圯司漏者俱漫不問也公獨移文工部修葺攝諸疇人子弟供事如制通州吳主簿者部糧寄八百金簿暴卒家人莫知金所在公舉還之仍護歸其喪其信義自仗凜凜不欺然諾概如此生諸子其清正之性悉與公近而公又皆力教之

帝里明什人文學卷之六
以詩書長子瑞以選貢授廣東靈山令廉甚人或
言其不以祿養公曰兒所持者固是也三子竑以
嘉靖甲子薦應天試公亦逮見當夫子竑之方生
也公家食貧方甚以將產夜定夫婦同向後圃欲
拔菜爲羹則見天門開瑞采之間一貴人冉冉欲
出甫轉室而子生蓋玉皇香案吏之來已兆屢空
之會不待日後矣公卒後五年萬厯己丑三子竑
遂膺首甲第一人大魁天下初公以伯子三子各
自以文起家于是以仲子靖襲其世官遂獨居一

室絕葷酒自修其淨土之業時或曳杖竹林俯青
溪眺鍾嶺以適其意而家人應酬一切不問年踰
八十乃卒卒後焦氏一宗鼎重江南人文日起而
世職千戶者逮孫續後亦累功官至總兵云

青岩路氏曰焦氏之推于江南以澹園先生一人
也澹園之重于天下非以鼎甲以其學也於戲以
學論推顏子者先推顏路推曾子者先推曾皙不
有哲路不能積爲顏曾二子焦氏之有_三子有_三
戶有靈川其顏曾之哲路哉不講學而學在則其

爲人波委所極不積爲澹園先生之實實講學不止從來以賢父兄之樂積而成其爲最後一人者大抵如是故君子慎其端也

青岩路氏曰按焦千戶世英公四子長子瑞靈山令次子靖襲旗手衛世職三子竑官翰林院修撰其四子某號曰沂川性亦剛正而多才當世英公之世使習計研之業後自以賈起家靈山公傳所云弟某以賈省兄于靈山之署者卽沂川公也中年而沒余先內父鄭公譙臣謙居鄭先生之孫幼

以文才見器賞于澹園公遂締姻焦氏所婚卽沂川公女公次子德生京庠生早知名明末甫壯而沒遺孤二縝庠生縉武舉並壯而沒三世不延故此一支今微人緣澹園公行三遂謂焦止三支而不知其四因以所知者記之今三支靈山長房無後二房官總兵者亦微云遷于江北人文彬彬不絕于茲者僅澹園公一支澹園公三子長尊生次周俱絕今盛傳者季潤生之後云

焦瑞

焦大令瑞字伯賢澹園先生之伯兄也澹園幼而受學焉其爲人清方終身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食貧而學日益以緝旣以宿學居而受徒一時門下士多賢者而公之設科也束修之贄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有益也久之以貢授靈山令益清方自砥是時一條編法已行多年而粵東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公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樂生之望縣多叢箐羣盜嘯聚督撫檄節推某者剿之往而被執賊將甘心

焉公聞之急率衆往援賊見公驚拜曰此真吾父母也若何犯之遽斂去乃救節推還俘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珠翠以自潤例也公凡漁利之孔悉窒之有牛稅沿爲縣用者公亦貯之庫不取靈山一物獨身在縣家累無從公弟某者故以賈常往來兩粵經靈山入署省公見空署烟竈草榻之外無一長物止床頭見麻一束言次因言嫂清苦之極公歎曰我在此之貧甚于在家莫可如何指床頭麻曰是

帝聖明代人文畧 卷之六
猶堪多日緝寄汝嫂可也弟笑而允之公之廉如此公在縣不擾縣亦不欲人擾我之縣縣產熊胆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心恐失公咸願輸之以緩其怒公固不從然終其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靈山邊境常慮賊窺而武備單弛公乃檢諸兵以時訓練之製銀爲射的中輒賞焉由是諸兵競勸備修賊不敢近蓋公之治一心愛民如此已而權相柄國治尙操切賦斂嚴急鄰郡縣爭爲刻深頹衣塞道公歎曰吾忍以民命

博一官乎遂以疾告婦方告歸卽徒步辭上官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賦迫公捐俸百金舒民之急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公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于途聞者惜之

青岩路氏曰焦伯賢先生清正之士也清過情于清正過情于正非過情蓋如是止適副其清正之念耳彼其學之所見固若此不可以已也

青岩路氏曰閒讀澹園先生諸所著述一則曰吾

伯兄伯賢先生再則曰吾伯兄伯賢先生蓋先生
 日之所觸心之所見一言一動確見惟吾伯兄伯
 賢足當我師而非徒他人兄弟偶繫一日之懷也
 吾鄉先正兄弟之美心相師友者不少然多風雅
 之壇才學之藪前後以氣運韻交相推擬為樂云
 爾至于實見人師為終身莫易者則祇見澹園之
 于伯兄一人余嘗以為澹園先生之學雖成于友
 天下之士若夫根抵之堅非伯賢之清正早有以
 築之乎昔人有言人固不可以無兄諒夫

焦竑

焦文端公竑字弱侯號曰澹園旗手衛籍父文傑
 衛千戶也公生而端敏六歲從師登觀象臺歎曰
 天濶如此人乃蔽以垣撤之則六合為一矣稍長
 好學博覽天臺耿先生視學南畿深加延接為高
 弟子適盱江羅先生來自宛陵天臺弟子庸至自
 楚而許敬菴管東溟諸賢畢集互相質正于是執
 業請益者踵至公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鄉薦困
 春官二十餘年萬曆十七年己丑中會魁殿試乃

以一甲第一人魁天下除修撰南充陳文憲公
疏修國史意專屬公之為具凡例體裁又為經籍
志兼輯諸名臣家乘稗記為獻徵錄雖正史未竟
修而一代鉅典犁然畧具矣充東宮講官故事進
講者多依經解義而已公講畢拱揖而進曰臣等
敷陳或有未備願殿下垂賜明問東宮稱善自是
每講必從容叩問公應答如響東宮是時年甫十
三睿質日啓公之功為多時太倉以元子冲齡典
學當引以圖史故事公遂采輯成書繪圖演義名

曰養正圖解同官相與側目喧傳已私進禁中公
乃具疏上之上詳加省覽温語批答忌者益衆丁
酉北試上置原推兩宮坊而用公原推者愧恨搆
新建合謀以傾公摘士牘一二奇語以為壞文體
調外公遂歸屏居里中日以倡明聖學為已任藏
書甚富世多有未見者朝夕手不釋卷嘗遊歷陽
與江浦鄭朝聘烏江張尙儒相師友及四方同志
者論道無虛日公自以敦學相長老而益勤云公
久于林下杜門著書東南學者仰之若山斗其學

以性命爲極而濟時御變言之咸中竅奏不以一言關說當事而于南中之利弊疾苦則多所陳畫一時敬遵之卒年八十餘泰昌改元以東宮舊講官加卹廕宏光改元諡文端

青岩路氏曰考萬曆十七年焦公大元天下二十三年朱公大元天下制科以來南京大元秩此一人而已朱公仕止侍郎而焦公之官未進一階何其難也然而焦公迄今若天下真不愧有此大元者重其學重其人而不以其官也設當日公官卿相而人不副則江南之面亦焉得迄今有眉哉可以思已

理學名臣焦先生論曰自道之散也世之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稟而學焉觴得之則恡以自封耦得之則疑以相擯有能得于同異之外者鮮矣有能冥于同異之內者又鮮矣先生起千載之下乃獨剖其封畛而曠然睹天地之大全闢四門以納之頓八紘以以掩之函三爲一類族歸宗古今之道彌蓋未有兼容並包爲若此者當世之君子以

檀

道師人各負其能不相爲下先生皆與其人參酌而就焉進而辨析莫逆于心退而研求各滿其志師天臺而友溫陵朝德清而夕歸善人有同異先生無同異甚而六藝之支餘九流之鬼瑣檀梨有味咀嚼無遺稊稗在場簸糅不棄微獨凡鐵頑金變質于洪爐之內抑且牛溲馬渤呈效于藥籠之中矣先生廣立門墻而實蠢廸檢柙隨流得源因百致一纜經陶冶何俗非真暫人拈提有粗皆妙總歸于收視却聽以合神明之始抱樸返本以游

天地之根蓋彌博而彌約彌大而彌精云爾先生自舞勺時從其兄靈山令鏡川先生游卽有志此學及爲博士弟子補交李維明儀部楊道南太學二先生遂矢志講明二十五舉于鄉身往甯國從近溪羅先生于水西而天臺先生以先生爲弟子之淵騫開崇正書院主先生于其中以授四方學其後屢上公車不第退而與天臺近溪龍溪五臺漸菴敬菴復所卓吾南臯諸先生及吾鄉白野如眞諸先生相問証自是章甫馮翼之士從遊者日

益衆不啻羔雁填康成之門車馬立公超之市矣
五十而成進士射策大廷天子擢爲第一人官修
撰與中郎平倩輩日夕游處益得以切磋倡明此
學及光廟以元子開講幄先生執經供事其所爲
啓沃獻替者無非以此學見諸敷陳亡何以名高
觸當塗之忌乘其典順天試嗾言路蜚語中之而
先生掛衣歸與舊遊同志欣然相對亡幾微見顏
面自是悠游林下二十餘年主盟壇坫羣疑衆難
得先生一言衷之輒定其他式門之車問字之履

盈門羅巷滿座充庭莫不虛往實歸得未曾有至
若林開蓮社樓起香山蘭芬君子之居星聚真人
之室先生普行接引勿替留連而風儀峻整言詞
清厯正襟危坐閤室而靡惰容捉麈高談終日而
無妄語乃至鋪啜寢臥動爲矩矱嘻笑怒罵皆成
文章以故見者改容聽者妄倦且悟超爰繫覽盡
畧流所著詩文爾雅居然正始宗工兼考訂前聞
鈎校往事正訛糾謬微顯闡幽滌千古不白之疑
裁兩造未成之案並可以博古通今知人論世又

鈎

妙達六書精研八法峭勁有力散朗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具鷹峙鸞驚之勢人思寶玩家侈珍藏而先生親賢愛士復不以欵接爲勞赴義行仁每見其飢溺由已雖剛腸嫉惡志高秋霜而慈心御物流譽冬日待舉火者甯止七十家借名行者豈惟數千里尤且倡行義事助發善因置掩骼之園啟放生之社可謂澤及枯骨恩沾異類矣蓋隨時隨地無非蹈此學道夫年躋大耋銳意弗衰秉爇燭之光返崦嵫之照隱囊可藉把卷不停嘯咏如

常延接罔倦觀化之夕條然委蛻如屈伸臂無煩曳杖而歌似去來郵不藉裹糧而往先生之于學真所謂終身以之者語謂忘老將至書稱惟日不足徵先生疇能當此者哉於戲先生平日著書種種要皆羽翼聖真輝煌治道追琢士行檢鏡人風讀之者如游元圃如探赤水旣以彰往而察來多以斷疑而定業至于伏櫪之才珮觴之彥齒牙堪借已先白屋之求頭角可期早被丹青之譽自先生舉孝廉以至今所成就者不知凡幾東國人倫

咸歸有道南朝士品半出彥昇正遲感尙書之知
孟嘉辱太傅之賞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稍蒙剪拂
已脫泥塗士所以生執鞭而不辭死負任而不忍
去也凡此皆先生之學繼往開來德感之所薰心
夫豈可以虛聲動大力負乎哉

青岩路氏曰澹園先生學行百世識者自有定論
愚焉置詞愚所感者陪京之風行且季矣而澹園
焦先生太初顧先生相承以大科起卒之焦先生
不遇端居林下顧先生遇矣亦恬然願安林下兩

先生心在梓里獨極前此之所來至以今觀之凡
前此名賢孰不由兩先生之洗剔得力其同時文
章之彥志義之英勢且必湮沒不彰者孰不因兩
先生之推予而朗垂迄今則皆兩先生居林下于
梓里憐才難之心之所極也然後知兩先生人品
之重文章之重而科名之重天適重之以同爲吾
鄉前此後此所不能自言之諸賢重而特重諸兩
先生以言之也蓋當其時陪京前此累百年所積
之人文當定而後此未定之人文正繁且盛天又

不能盡假之科名使之自顯故借兩先生之目光以並達之吁言及于此則焦先生顧先生之爲重于吾鄉何等哉不敢更言天下矣

楚竟陵退菴鍾公惺在南部日猶及見澹園先生其贈先生詩曰始見圖書鍾鼎人後來典則古精神惟予敢謂尋常事在爾行將八十身學禮子周兼祀宋垂文自魯建關閩不須更問蒼生事要使清時有鳳麟

青岩路氏曰世有古學者在當世之上瑞也非尋

常事後輩學者得見前圖書鍾鼎之人更不可謂尋常事此意非若鍾退菴其人者亦誰實知之哉

焦尊生

弟周

焦太學尊生字茂直宮諭澹園先生之伯子也夙成令器早擅才名風雅之壇少多聲聞其遊白雲洞詩有干林落日稀人跡一徑疎鍾散鹿羣之句當世以爲名雋旣以選貢升華國子及弟孝廉周賢文之聲交相尙也先是宮諭公之實學賓行起家孝篤雙親義孚三黨手足之間愛極天倫閨門

實

以內肅若朝典迨諸嗣君接武而生當堦者莫匪
芳蘭紅庭者一皆琪樹雕籠競爽不羨崔家蠟鳳
見奇未稱王氏人鈔謝鳳之毛其許諸庾之翼歎
義方之宏志爲多知式穀之似焉且遠未幾仲叔
相次頭角甫露而雲霞遄生實學之後連徵實學
實行之餘遞占實行舊庭觀世循之禮名山傳新
著之書仰止者相謂有若父若子就談者每歎其
難弟難兄太邱之道不孤荀第之龍比翼凡爲宮
諭先子論者以爲世服詩書自當世占黼藻不日

讀書中秘視草內庭承于先生之後固其所也乃
天上不少修文作賦輒時求下土玉樓連召色減
儒宮一時聞者胥爲太息鄰初顧太史續金陵名
賢詠亦太息于二君云太學焦君尊生弟孝廉君
周二君爲澹園先生仲子叔子有才志能世其家
學仲選貢叔舉鄉試皆早死孝廉有說楛若干卷
爲名流所稱詩曰采鳳羽陸離將雛皆五色眞爲
難兄弟並許榦家國仲旣惋琴亡叔旋慟殊慝遺
草誰爲留終多鄧攸惑歎二君之皆無後也孝廉

雨

君周字曰茂潛鄰初太史又憶焦三茂潛詩曰何地能忘汝風塵眼倦開獨醒緣簿俗羣妬見真才
 白雪春前句青燈兩後杯有懷愁不極城角夜吹
 哀

青岩路氏曰選貢君非仲也伯也宮諭公止三子
 無伯而云仲叔季者按其家序合同堂兄弟為序
 宮諭公兄弟四共得子六長靈山公瑞無嗣次靖
 襲世職者一子某生行一即伯次宮諭公長子尊
 生居仲行二次子周居叔行三又次子潤生居季

儁雨 綱

行四仲叔不嗣止季嗣沂川公二子長泰生字茂
 開行五不嗣次德生字茂孝行六此其昆從六人
 之序也其實尊生公即宮諭公伯子非仲余及焦
 宗內外世戚故諳其世序詳祇識之以備諉忘云
 爾

焦潤生

細續

焦太守潤生字茂慈宮諭澹園先生之季子也宮
 諭公三子皆儁才而季公尤以白眉顯睿姿少喜
 讀書不倦早歲列京庠先是少宗伯秋溟殷公居

里端處一室恆閉影不交人事其仲子元洲公及其孺人沈氏韓峯沈先生之女也素稱賢明美于德性夫婦時從質問名理孺人有女因父母知學亦曉其大義後澹園公元洲公以子女年相若締姻元洲公女遂歸于季公是爲殷孺人吾鄉前輩以理學稱者宗伯殷公宮諭焦公爲最著兩公忘年投分先後名重海內締姻之後兩公依然有針芥之投而子女遂諧松蘿之契當世莫不以爲人倫之盛事殷孺人旣歸季公賢明而才能任內政

季公孝友之風固其門內相傳世有彛則而少侍宮諭公之前博綜經史雅志敦書旣列京庠益修舉子業顧仲叔兩兄早世手足之力鮮藉門庭內外之政一切俱在季公公大量一以仁厚爲先和平爲本交際往來禮無不舉以故宮諭公家居總不問家人事而旣久以後益得從容著書論道及天下賢士大夫日尋所樂于學問之中抵年八十猶夫一朝者凡以季公才克理家足以先意承志而殷孺人能襄于內養就無方之故也宮諭公悠

游林下二十餘年迨神宗升遐光宗御極詔推講
讀舊恩升敘錄用而公顧先一年逝矣初公在講
筵上青宮年甫十三而睿鑑已深記公忠勤于二
十餘年之後卽位之初首先詢及誠殊遇也乃上
旋復升遐憲宗御極善承先志因子贈廕一子季
公于是以部主事起家旣而出典關還部崇禎之
末積陞至雲南曲靖府知府履任未幾獻賊浸滌
川雲之間突陷曲靖公死之先是天啟壬戌殷孺
人已謝世及公之曲靖念道遠家重不敢攜止攜
副室周氏暨長孫誠夫婦偕往曲靖之難公及周
孺人同死孫誠多方寄殯其地艱難萬里久之乃
得夫婦抵家自是天下大變而南隅道路一皆斷
阻直至康熙間道甫通公會孫君萬奮往迎喪在
外經營連年乃得奉公暨周孺人殯歸葬于故里
一時聞者莫不感而義之

青岩路氏曰季公古德長者乃罹世變若此憫夫
雖然忠孝之義公家世服以忠殉國正其以孝光
于宮論夫何憾焉公殷孺人沈所自出與吾母沈

孺人中表姊妹公與吾內父譙臣鄭君爲內兄弟
辛巳初夏方公往曲靖之時適余就姻鄭氏之初
倥偬啟行特相示晤珍重垂知至今貯感公一子
太學生綱字尙之亦磊落丈夫能不愧其家學行
宏光初追謚宮諭公文端加廕綱戶部主事是時
尙之公家變國變相承感世故之日非愴前徽之
頓遠每過燕言蓋未嘗不慷慨激中聲淚交下也
亡何病未任而卒公長余年以倍子四長誠字子
和次訥字子厚次子明子象子厚少而力學暨余
以崇禎庚辰同列京庠誼尤相篤後亦以志與世
違悲閔而卒子數人俱質迎曾祖喪于曲靖君萬
其人者則子厚公之長子也

賢

青岩路氏曰按宮諭公父子孫三葉文學光輝門渠不
公當日承宮諭公父子孫三葉文學光輝門渠不
易直與代終世變以後迄今又一甲子子子姓更興
舊望猶著原初之地非甚盛德何以基此此外職
系一支當日經任總兵者名續後字嗣之余亦逮
見其人云今苗裔尙有存者又東甯伯焦公夢熊

號曰毅山爲人剛直伉俪不羣而喜近正人東人也以屢掌南京前後府事故久家南京與宮論之家通宗往來款密先銜太傅宏光初加至太師然不黨于馬阮不能與當世一事當世亦聽之不問易鼎之後諸勲族盡渡江公獨恨恨不行無子家富平日多置姬侍重自奉遂一日盡驅諸侍姬出街上聽其隨人而去散家未幾病沒此公亦猶有人氣者當時莫與紀述今並附記所知蓋亦明季羽翼焦宗之盛者也嗚呼余嘗思一甲子之前恍

惚烟竟不知消歸何所乃歎道德文章功名富貴皆與世起者也皆與世落者也彼夫不與世同起落者果焉在乎哉

焦德生

焦庠士德生字茂孝沂川公次子也沂川公元配無子副室二一有子曰泰生居長次胡氏子德生居次沂川公卒時泰生年十五德生甫數齡胡氏賢矢志撫孤蓋厯冰蘖之谷者不勝其苦之深而乃擁其子以漸叔于暘谷初沂川公獨以賈起家

惚
烟

升

家頗溫既卒子幼業以日替泰生少喜飲喜佚遊
多女無子晚乃無家隨酒以寄而德生母謹嚴朝
暮聲淚俱下督之以詩書蓋不啻其以誠相動也
德生亦天性至孝自幼惟母心是順讀書無稍倦
遂淹貫古今長乎文詞詩賦于其家兄弟間亦不
至失為才子已而列京庠諸生益極意事親務得
母夫人歡出則交遊當世賢者聲譽噴_々起母胡
晚年頗以有子為樂日益望其子得志顯前人而
德生亦以志自負頗不肯後人乃母沒未幾崇禎

韓

為

辛巳夏疫頓染疾以逝莫不傷之元配韓氏通政
价卿朝公之女也有子二長縝時九歲次縝甫七
歲亦遂矢志撫孤慘淡如其姑之所為初胡母一
子一女女為余內母縝縝二子以至戚不時來往
余時以館甥居鄭來輒周旋縝亦幼有至性方嬉
戲間人言及其父母即悒然神愴若有不容然懷
者余早察而重之時時與之論讀書縝讀書亦其
天分幼見書輒取念念之朗朗不滯察其色似有
解者十二三即舉業詩古文措筆輒曉順治三年

年十六入江甯學自此文章日益進其人天性知
文且知人少所訂爲至交若程北海瀚黃有臣其
代楊屈先士元等嘗謂余言此數人者必不翼而
飛已數人皆捷去而縝未四十聲正起頓往修文
純孝純友純學而無年至今思之令人太息縝字
密之其弟縝字裕之亦以武薦于鄉縝卒不久縝
亦卒縝配張氏宿德元度張先生女先生縝師才
縝而坦之女自歸縝卽以賢孝著縝沒遺穉子二
張又撫孤如其先姑兩代所爲而其境益愴悴矣

家屢挫折世業盡廢止倚北江水田數畝遂不能
以子讀書令以什一且佐家然善教撫至成人子
亦彬彬孝友有威儀可觀不失爲舊家人物見者
咸爲之感以爲茂孝公之家且可再復乃未幾嗣
音又頓天歿家窮無所倚藉張氏暨縝之婦盧氏
乃攜其幼子渡江自守田舍道遠莫審所終悲哉
世之孤孀多矣未聞上下五十年三世接連撫孤
艱難辛苦甫得其子有成乃頓折如此者也可歎
哉

青岩路氏曰從來孀母艱難撫孤以成鮮不享其報者焦何三世之不享也雖然享矣夫末季撫孤之母猶于末季捧君之臣文天祥陸秀夫以宋末兩幼主人海何益然史氏不得畧此二主于宋者此卽文陸之享也焦有胡母韓母張母而沂川公之後全三代衍數十年矣其有報也不已大哉韓張事在更代後例不書顧節義慈孝世濟之心言之不忍不並悉其始終故備識之

朱怡松

朱怡松先生諱某號曰怡松沈侍御韓峯公壽先生序曰怡松朱公壽六十杜村殿撰其伯子而予子朝陽之師也故翁稔知予予亦悉翁之爲人質直好義慈祥樂善義方之訓都人式焉家庭詩禮藹如也伯子策名天府聲譽達於天下以爲翁榮仲子服勤堂構克裕厥家以爲翁樂是以康強矍鑠日與賓親徜徉詩酒歡欣悅懌于光天化日之中翁信非人之所能及矣今年丙寅仲冬之望實惟翁初度之辰以介酒登堂從而獻頌者惟旅予

也老而不文將欲揄揚盛美其能出諸英賢之右者乎然而不能無言者情之不容已也且翁龍章鳳誥逡巡至矣品服跼而待矣金枝玉立後嗣之昌可見矣耄耋期頤翁亦以次需矣黃髮鮐背那家之光矣膠庠六豆巍然大老矣天之弗翁者無涯而翁之荷天之弗亦無涯是豈人所易及也哉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第君子弗祿攸隆又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南山之壽在翁之謂也乎予不能無言贈此言以徵于他日

青岩路氏曰按杜村公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鄉薦怡松公丙寅六十爲嘉靖四十五年杜村公隆慶五年辛未授臨淄令未久以父憂歸大約怡松公年近七十而止然而享其子之成者葉一期有餘矣杜村公晚以蘭嶠公樂志而早已樂其父志在前詩禮之庭代見子孫之成立豈不大快矣哉

朱衣

朱太守衣字正伯號杜村錦衣衛籍其容修偉有高志氣峻直言論多慷慨恥以脂韋隨俗上下見

者皆斂衽敬之少與道南楊先生澹園焦先生元予金先生同遊處而公以侷儻鑒古特稱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舉于鄉隆慶辛未謁選得臨淄令邑故多逋賦公至令里各置櫃自投民皆樂輸賦更早完而以憂旋歸終服復起房縣房巖邑也前令多以訐去訟牘填委不可清公乃先斥訟師力鋤強猾期月而完積案七百有奇民大懾服邑有巨堰公利也有力者據之擁水自專以病民公正之多方疏築歲灌千餘頃邑人便焉治聲遠起五年

遷守沅州將離任會礦徒作亂撫臺令率民兵治之公輒往下令持鐵者賊空拳者民不得妄戮乃獲倡亂者戮之餘黨解散沅近土夷防守兵以餉不時給揭竿起鼓譟爲變報至公曰非反也迫于飢耳先遣牌撫之期以望日子餉衆疑信間而餉果至亂遂息擒其首變者四人寘之法舊鄖守忌之銓部且議別調公遂決歸志歸而清貧而法書名畫古玩家猶故有公蒔花卉時以自娛長于詩詞或及同志詠歌名山勝水之中卓然以自遠也

太初顧公鄉先生詠于公曰正伯偉丈夫目如巖
下電知今多瑋詞博古富珍玩高情師古人直道
羞巧宦餘慶遺後賢懿此夔龍煥

青岩路氏曰懿此夔龍云者蓋以蘭嵎公云之也
余謂杜村公之樂不在有蘭嵎狀元之子而在歸
來林下有蘭嵎作秀才時一番養志江南之家孝
子多矣余考晚年心見其子之孝友而自形于言
者止前有劉清惠公後有朱杜村公二人嘻此二
父者剛方崛古殊難于養而能得其歡心俾形于

言則二公之樂何如夫逮生而樂牖可也之蕃可
也貧賤之歡愜之至也豈問異時之狀元哉

杜村公初與清甫顧先生善其跋玉露堂遺稿曰
寶幢公化去幾二十年乃其仲子子讜甫哀集遺

文梓而傳之衣伏讀卒業不禁斂容以歎曰翁之
深與翁俱逝矣所藉以見翁者竟止此耶追憶侍
翁玉露堂中終日默對不齒世務及菽事也禪心
道貌飲人以和使豫知遺墨落人間爭寶爲珠玉
翁且笑而罷此業必矣尙可獲挹清風于異世之

餘也哉因附之以詩曰玩世祇須求住世逃禪那
復更逃名無生勘破心常在法界神超夢未驚飛
盡白雲山黯淡亂零玉露月淒清剩將翰墨留千
載尤令江東識顧榮

青岩路氏曰閱王露堂遺稿味杜村先生之序與
詩獨與衆味不同乃歎兩先生當日終日默對其
臭味之相投遠矣哉今日真在翰墨當日初不在
翰墨太初先生曰正伯偉丈夫目如巖下電後來
者想得當日巖下電光所落則知寶幢先生矣則

知杜村先生矣杜村先生其偉在此識者察之

朱之蕃

朱宗伯之蕃字元介號曰蘭峒錦衣衛籍萬曆二
十年選貢二十二年鄉舉二十三年進士第一甲
第一人公幼而穎拔甫數歲日誦千言迨治舉子
業援筆立就奉親極孝天性和易坦直超然無累
二十三年乙未會試會元湯賓尹殿試公第一賓
尹第二孫慎行第三皆人望也公望尤重二十九
年辛丑公同考會闈錄許獬等十有九人獬爲會

元其文爾雅醇正菑林尤推服之三十二年乙巳冬仲皇元孫生是爲熹宗皇帝時上喜得孫詔諭中外賜公蟒玉加一品服俸充諭朝鮮正使公往文采德音照映東土比還盡却其贈賄四十年壬子晉南少宗伯有鉢堂在朝天宮者公下議撤之逐其人拜表迎詔舊例由禮部出三山門而官道受侵之久化爲隘巷公力議廓清之觀瞻乃肅旣而丁內艱遂不復出天啟元年壬戌上御極以纂修召不赴卒年六十七公自乙未對大廷通籍三

十年什三在朝什七在野與諸縉紳處閑閭侃侃是非可否未嘗輕以徇人居長安無事閉門以文酒自娛遠避津要無所干謁出入里門遊道甚廣而郡邑公庭之迹可數也人皆知公坦蕩簡易不立城府終自怡然不恆見其疾聲厲色不知其居官立身固若此公天性孝奉二親先意承志朝夕唯謹未第時開門授徒所得脯脰及都講食錢輒奉二親佐朝夕費杜村公每語人必稱其孝友于二弟旣貴杜村公遺畝悉推以予弟同產子女婚

嫁悉倚辦公無所靳叔少怡公葬未善改卜之其孫不能婚擇良家女室之前陵縣令李公夢相杜村公同年友也死而妻子無所依斥閒園所餘屋居之翠岩張叟老而貧且病公念杜村公嘗主于其家以園右屋一區俾之僑寓焉且更以貲助遣其女他若旦夕之緩急走公而得所願則更僕未易數也性喜賓客坐上常滿隨所有豐儉爲歡連日夜不倦有求翰墨者就酒間拈筆揮洒人以爲快或語及遷除及屬託公事輒大白浮之甚則正

干

色峻詞以拒以故人雖謂公親已然亦不敢干以私蓋猶昔人所請使君將我入青雲不使復論地上事者公自爲禮任後益拓治閒園已又構小桃園謝公墩北龍江關有蓮蕩公築圩種柳葺居臨之遂爲勝地公時時往來寢處其間以嘯詠自樂居官俸入及請文潤筆之資隨手揮去不屑居積計卒後田無二頃囊止八金蓋實錄也公賦才敏瞻爲文拈筆數千百言不加點晚年七言律若和人韻滾滾數十篇音必調暢字必穩愜作者尤

歎服以爲工有詩文集數百卷藏于家幼卽善書
初從文徵仲楷法已違而倣趙集賢顏魯公暨黃
庭破邪之屬皆善得其意後又爲擘窠撮巾大書
求書者闐門無虛日揮翰若飛頃刻而盡自臨池
以來書之敏速蓋未有如公者公議論必本濂洛
而不談理學交與不諱淄流羽客而不語禪元所
賞度者古鼎彝尊壘法書名畫嘗博求遠訪傾橐
致之入其室者以爲米之海岳菴倪之清閼閣也
公逝而一時之文物風流依稀盡矣

青岩路氏曰聞諸先正蘭嶠公盛德長者而爲人
往往善諧世傳東方曼倩兆乎其生初或亦有以
也予以爲吾鄉蘭嶠澹園兩狀元遯園石城兩會
元其人之方圓雖不同而同爲難進易退之君子
其品地更有重乎科名之上者夫是以並傳不易
可易云乎哉且朱顧兩公又並止以壬戌不出璫
氛之外更矚乎其遠已

別記曰公先世山東之荏平人也母周太宜人夢
東方曼倩投以巨桃而生公又曰公有兄生時祖

夢大貴人朱服登堂拜之且云宜受拜因而入內其夜兄生後痘危祖夢前貴人辭去云來早三兩年方再來徑去其夜兄卒後三年夢貴人復來徑入而公生又曰公之冊封朝鮮也登眺一島嶼間聞鐘磬聲訪至茅菴巖室扇閉問之曰昔有老衲修持偶見冊封天使過此蓋狀元官侍郎者聲勢赫奕遂逝此其塔院耳公命啟之几案經卷塵封苔蝕位置宛如素厯乃豁然太息而返自此脫蹤世榮放意烟霞人莫窺其趣也

青岩路氏曰據三說爲貴神爲仙爲佛誰適然者世生異人必有怪說往往多端不足論也彼老僧再世之驗亦何其迹之同者多乎然而前貴人再來之說未必其事實然而其理甚可思微哉

顧文莊公朱公志曰余與曰生同里婚同外家選澤宮同籍先後三年舉進士同官翰林甫十餘年同以奉母家居同治圃爲終焉計已同受命以少宰學士纂修實召錄爲副總裁同上書乞休至一再不允紕指四十年來余與公之行藏若形影之

相比也以故公與余最暱而余知公最深壬子公以南禮部右侍郎起既而攝工部篆事多執法于是兩京之蜚語上公上書求罷上置勿聽輒溫詔趣公視事明年冬公丁太宜人憂既終制有爲公趣裝勸駕者公笑而謝之丁巳內計言者猶以前事齟公賴上知公言不得行初余以病先公一年還里公時時過從相勉以吾兩人素少宦情宜共協箕穎之好至是公益感世路之嶮巖不欲復問人間事矣臥東山者幾十年至今上天啓御極之

叅

二年壬戌錄用舊臣始以纂修召公人謂公學爲大儒仕爲元老委蛇一出不參揆席且正卿座况兩遇覃恩例有應得彝典公卽情鍾邱壑豈忍然不爲前後人一移其志乃再上書辭再奉溫綸敦趣堅不肯赴人乃知公之勇退真有貞于介石者余嘗竊窺之公見事敏而應機捷疆直自遂人不能撓倉卒用之以當大任必蔚然爲時材臣徒以官文學侍從之班朝廷無事胸臆約結無所用之乃汜濫于詞章從橫于觚翰淋漓于杯棗及其垂

物

老游倦益不復以世務嬰懷乃以濟川之利而甘爲遜壑之懷可歎也當公在朝日交戟之內門戶旣開士大夫足趾一搖俄而分左右袒時亦有大聲色以撼公者公屹不爲動甘以事齟齬于時聖人中興弓旌之使賁相望于岩穴凡近臣之在外久滯者一旦邁會立取大官公以大元居詞林歷仕承郎垂十餘載久之方召召又久之以不抵任不遷資在公後者超乘而上而公竟以三品終然公之切後超然免于論評難進之節益炳然在人

耳目余雖皦皦自謂知公夫亦孰從而測之

青岩路氏曰非此論蘭嵎公始終之大節不曉然于日後朱顧二公朱不沒于顧前將無能知之者朱公幸矣哉雖然朱公進退之義曉而顧公進退之義亦曉矣二公行藏千載若形影之相比也異矣

朱之士

朱文學之士字元士應天府庠生少宗伯蘭嵎公次弟也蘭嵎公善作畫山水花卉觸輒染所摹

前人有南宮奪真之妙與弟元士筆墨並稱元士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士林珍之

按杜村公三子長之蕃字元介次之翰字元宗次之士字元士皆周宜人出太史顧公誥封太宜人朱母周氏志曰太宜人東山周公材之女也締姻于朱時州守公以推擇入黌序矣既歸而州守公績學山寺中諸弟子相首講業不耐問家人產父怡怡公偕夏孺人在堂上兩尊人性嚴而卞又憐愛少子與其婦太宜人間候兩尊人色若不憚也

者輒蹶踏如不容身執勞以佚子娣或諄語夷然受之以是大宜厥家既舉宗伯兄弟躬乳哺矣又手炊爨針縷以奉俯仰嘗篝燈熒然至中夜弗爲輟也迨州守公舉于鄉而姑感危症太宜人時時扶持且籲天祈減年以益姑算久之州守公以親老隨牒授任臨淄任甫再月兩尊人相繼殞官舍悲憤殊甚惟太宜人日慰解之比歸而所以襄大事者亦惟太宜人之欣助後州守公再令鄖西調房縣晉知沅州事太宜人守邸秩然公未嘗有內

太

顧憂既罷郡太宜人語宗伯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歸而偃仰林臯何樂如之且令若輩能讀父書爲桑榆收不更大耶吾與而翁何失得之計也遂趨裝歸歸而買田僅二頃婚喪苦不具而州守公標舉清尙所友皆勝流圍棋欣賞常盡日良醞旨蓄一大宜人多方佐之而終不令公知敗其意也當是時宗伯兄弟業聯翩起及宗伯以廷對第一人官翰林院迎養京師今而後公與太宜人喜可知居二年州守公卒歸喪既除宗伯又奉太宜人

復任尋考滿馳封乙巳夏太宜人歲七十卿大夫方稱祝而太宜人以宗伯繼室王安人變意悽愴傷懷曰吾何得一日扶輪歸故鄉也于是宗伯使朝鮮隨有南掌篆之命事竣亟奉太宜人而南旣抵舍謂宗伯曰今而後吾不能爲而復出石頭城矣以是宗伯再被右庶子少詹事之召皆辭不赴闕閒園時侍太宜人宴娛其中壬子晉南少宗伯乃以慈命起視事時宗伯新得子太宜人日含飴弄之循循然樂也乃未幾大故後州守公卒十有

六年得年七十八子三長卽宗伯之蕃次之翰次之士
遜園太史曰太宜人生平宏志德義前以介節佐
州守公後以大業開宗伯與其弟得全全昌政復
何憾而宗伯猶愴然蓋追憶其鞠子之勤與所歷
骨肉之感以爲後之榮適未足償之也先是術者
言太宜人四九當阨乃屢危而安州守公病且革
語太宜人曰吾自計分願止此若生平耐苦忍詢
法當更得恆享若年且未艾太宜人後州守公沒
者乃竟至十有六年

青岩路氏曰狀元天下之至貴也狀元而克全其
人品尤貴之至也生如是貴子不大有母德何以
享之耐苦忍詢四字于婦德非小也先享子之至
貴以此天下後世可以觀矣愚輯吾鄉諸世家事
不愛其子孫之能貴而特敬其父母之能窮義良
有在焉不厭再三論之

朱從義

朱憲副從義字無外蘭嶠公長子以廕敘仕至溫

台道憲副公雅修自飭克整門庭歷任克舉其職
一時相推以爲廉勤不愧其先杜村公家法云初
宗伯公元配王安人孝廉王公肖徵女早卒繼王
安人大名別駕王公籥女卒亦早皆無子晚舉憲
副公側出也得子遲孫支亦不茂明季憲副公挈
家遠官于外多年故朱宗梓里寂寂不及他元宗
之盛然而世爲清閥論者先之又按周太宜人志
太宜人孫三從義卽憲副宗伯之蕃出從廉從潔
文學之士出從廉之子曰草生

青岩路氏曰荏平朱世之昌也自怡松公夢大貴
人登堂而拜斯兆之矣時大貴人曷爲而來以怡
松乎以杜村乎曰此時杜村孝猶未成想怡松以
前必有當昌者而天于時示端也怡松嚴而怵何
謂當昌發端于此曰家之昌以孝友杜村元介兩
世以孝友聞孝友非處其難其基不深非會其易
其運不彰朱宗之孝杜村難而元介易元介收孝
之成杜村濬孝之始怡松之嚴怵所以濬之也彼
其兆昌者或別有存焉斯其理也

青岩路氏曰又按萬曆二十三年朱公殿試第一
人二十六年顧公會試第一人科分朱前于顧一
科二公同締姻王氏顧公瓊州太守可大婿朱公
乙卯舉人肖徵婿戚鄴則朱後于顧一輩先伯父
時所公伯母王氏暨朱公夫人兄弟也先大夫瞻
溟公七千朱公壽以詩云栗里歸來斷世囂尊開
清聖思元超月移虛館閒移局花繞疎簾臥聽簫
鳳彩垂雲行翥閣蓀枝挺玉見干霄滄溟深淺何
須問籌衍稀齡樂事饒後署姻晚蓋以先伯衿嬾

畫

故又二先伯何岐公及朱元士交窾甚藏其字畫
佳者盈篋休少歲猶及見之已而其家回祿並家
世所藏先賢墨寶皆畫今憶之不勝慨然附識

又按朱公卒天啟甲子冬顧公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贈禮部
尙書蘭嶠朱公志曰少宰朱公之逝也踰二年矣
先是訃聞兩臺爲之代請卹典于朝至是上特允
部議贈公禮部尙書錄其子從義讀書胃監賜諭
祭一壇大司空全給工料夫價治兆域以葬故事

胃

文官三品未滿考者僅予葬之半公前任少宗伯才一年被召起今官未赴卹典乃得全給且增秩蔭子蓋異數也按萬厯壬子公以南少宗伯起云是時方新得子子卽從義抵天啟甲子冬計當其時從義年甫十三四公素強碩善飲噉且素按方藥厚自攝養六十後壯健常如四十許時旣病而神明之用不衰猶對人寫字賦詩不輟將瞑呼從義從容緩語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一去來間耳賦三詩皆見道語公素不論三教中事乃出妙

吳 于 云

理于續息之餘一似大有悟者三孺人與從義環立以後事問不答悠然而逝公元配王安人繼配亦王安人石岡公女孫大名通府小岡公女並先公卒副室三孺人名氏李氏王氏從義李出也公卒後又二年而從義以恩錄讀書胄監計其時亦甫成童方

青岩路氏曰從來大貴人多艱子嗣蘭嶠朱公得子雖遲尙其僥得之者也於戲大貴人可以無嗣大孝人何有不嗣荏平朱氏州守公少宗伯公兩

帝皇明代人文畧 卷之六
世孝子固宜從義一綫繩繩翼翼訖至于今也抑
余尤有異者周太宜人卒直至蘭嶠公登宗伯
之後也太宜人終蘭嶠大貴人之官亦終此子似
止爲此母來耳恐詢之報蓋如此歟

劉江

劉編修江字朝宗江甯人永樂十五年舉應天府
鄉試明年卽以一甲第二人第進士公礪志古學
恬淡自尙入翰林初授編修已進修撰譽望日起
而公不樂仕進以便養乞學職任九江學教授以
閒散適意後終于長史

青岩路氏曰或云國初立賢無方甲科亦惟所用
故劉編修江以鼎甲改教職余按國初教職原不
輕文皇帝紀永樂十八年秋九月擢教授蘭從善
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
講讀按先朝最重者教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
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
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
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遴選以輔導宜

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瑛戴綸輩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公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如此夫自外而入者旣以學官爲重則自內而出者必不以學官爲輕可知矣然則劉編修江以鼎甲乞學職焉知非其意有所重故出此卽不然當夫榮進方來而坦然無戀于內欲以閒散自適于外此真氣運超絕之高士若曰便養不以我終身榮進之美基易我一日承顏

之至樂古今孝子如是者又曾見幾爲孝子爲高人鼎甲中特存此一品外之奇不在以功名著矣

景宣

景封翁宣者中允前溪景公暘之父而建文忠臣御史大夫景公清之同支裔也清洪武甲戌殿試第二人暘正德戊辰殿試第二人宣爲暘之父而宣父成與清爲從兄弟並出于西陝真甯之第三景公云景氏宗派圖第三之後三支長春次賜次霽春生消清生剛霽生成成三子次子宣生暘宣

清

綿

之序譜云景世籍真甯第三公亦景之叔季晴峯
霽公第三公之季子也流落江湖耕釣白沙鄉浪
迹真州不過西陝宗之一孽耳及御史大夫清之
難真甯之族殲焉而向之流落埋沒者正天之所
以續孤忠宣不肖忝當朝之小吏上承既燼之香
烟下線僅存之世系若子若孫應知淵源之有自
清白承休脩身以俟命而已前溪公賜後復訂譜
其小引曰家之有譜自古輯之余史官也豈不自
輯一譜哉第忠臣孝子一心也報主報親一道也

道不泯則心恆存是非宇宙間傳真之譜耶余先
宗自晴峯公而上有不獲譜矣自晴峯公而下寥
寥幾人哉余嘗愀然悲又不覺幡然喜陽也生而
有今日是乃我先公自輯之譜也守已而奉公榮
先而啟後天定之譜又豈人之所得而損益也者
白沙綿既燼之馨鳳西種方來之脈時修獻享永
續宗祏又不得不有望于將來邇言寓意莫罄此
衷之萬一矣

青岩路氏曰大難之逋一綫以啟景封翁之克昌

其後較他宗爲更不同天不泯忠臣之族耶抑別有故耶道而知而亦不可盡知也愚謂白沙之裔可以思晴峯霽鳳西之裔可以思封翁宣封翁言行不概傳夫觀序譜數言亦可以知其概矣

太史石亭陳公景中允公誌曰公先揚之儀真人曾大父霽大父成皆農業遠接關中第三公之後裔也父宣自功曹爲廣東市舶提舉幕官遷布政司照磨歸老徙家青溪之上乃公之族再遷而南矣公因號曰前溪居士遂爲上元人以公官贈父

文

翰林院編修母陸氏封太孺人公生成化丙申生而秀發五歲卽能屬偶詞十歲業應舉_也有聲于廣州布政使劉公大夏手授進士甲第一編曰汝之受生奇而有本矣汝他日必及第無富貴爾心也公至南都以治易鳴同舍之士何宗伊字賓方宗顯相砥礪問學見公風化不可程度深自推遜宏治乙卯及宗伊字賓舉應天鄉試禮部連失意嘗授弟子經于儀真江都間學益宏博以直實去華畧文貴行爲訓門人有異向者遣之莫不憚服

正德戊辰及第入翰林直經筵未嘗不越宿齋沐及教內書館罔不以躬作範每引時事諭之以法同考會試文惟縟而不複侃而不激新而不麗深而不刻者取之故所得多宏毅之士丙子九歲考績遷國子司業二年太孺人思歸疏乞南補上命改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辛巳太孺人以疾卒守制法當詣闕以請公傷痛不能出至終喪乃上道舟止儀真家人病疫公亦染之竟卒時爲嘉靖甲申公爲人篤孝母晚年目盲萬方療

之不愈公旦夕禱于神一日雙瞳炳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得所公之子男二曰擇曰持持天擇以乙酉春祔葬公于其先府君墓原在南都夾岡門外孫家山乃景氏之復興而續未剪之脈于留京也銘曰廟貌中隳鳳暮而雛前光祖烈後祿在茲保形衛魄地靈攸司

青岩路氏曰自前溪公父子來籍清溪蓋舊京之士大夫莫不心曉真甯之景固有後于此但正嘉

以前疑忌尙未全消故皆隱躍言之迨有萬厯之詔而欲爲景氏言者心遂不容闕也吁景封翁宣之渡江而南其天意人心早有與之相會者乎

景暘

中允景公暘字伯時號曰前溪生真州而自父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宏雅凝然負公輔之望幼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而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勢凌朝士見者靡不屏息其不爲阿者暘及何塘崔

人

太

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補裨時政居恆深念作自罰一編畧云凡受職天子之庭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業業以從事尙慮遺若謬不若是曰不職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泣是職者必自責自將于勤慎所以補過也女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大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筵不責以進講而退復不束修自勵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自安乎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倨爲諛爲諂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率

子

易為苟且為媚為薄而又弗勤于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于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于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夫凡事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素也容弗豫也乎百司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職事詎不愧于人非鬼素乎且又安能終保其六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為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戒覲有所感悟曰咫

高颺以

尊嚴不敢不敬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大學士儲曰成均師範非君不可公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于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為得師三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有請託者公一切謝絕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公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堪公自若監例典籍餽廩私益之斛公不知也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其清嚴如此辛巳以母

篤

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
卽其懸弧之地也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九而已
當世惜焉公爲人簡于孝義長于著作諸詩文字
翰並稱成家有前溪集若干卷行于世
溫陵李贄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
人之不苟于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
玩愒自放而公爲詞以自剋責何其厚也乃若處
高爵膺仕畧不以國安危爲念而惟身家是營聞
公之言可以愧死矣

來

青岩路氏曰前溪先生吾郡傳人卓然君子信于
百世無容論矣愚嘗歎者史職云何所未敢知獨
念翰林院天子所以養才之地也當明之盛想以
庶常人者亦未必盡奇才而久之必爲文章大雅
之士邇近或詞林一二十年而歸米假手賦詩倩
人答策甚且與之書不能讀時相傳木天之本偶
吁豈非自勵不自勵之故哉自景中允自罰之文
鮮聞而里巷難乎有傳人矣惜夫
東橋顧公國寶新編編亡友十五人同里二人爲

太子中允景暘太僕少卿王韋中允傳曰景伯時
暘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
母目盲數載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
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
左氏司馬氏爲文不尙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
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臥北窻之懷體固所
緩言矣余器重其人每言其必正三事乃弗陟五
階而逝命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
頗得風骨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

蹈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陳玉泉憲副欣慕編曰伯時景公號曰前溪性至
孝爲人清介居官若布衣時坦夷溫直望之知爲
有養者善書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甚有風骨
爲文專以意勝不尙鈎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
無論唐宋嘗見余少作語之曰文取達意若惟以
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
達吾意大蘇所謂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當止
者似不如此衆躋其言贊曰中允孝感卒愈盲母

帝里明仁人文章卷之六
百爾德行孝惟稱首譽重人倫位虛台斗惟所不
朽庶其永久清聚江峯光流鍾阜

青岩路氏曰前溪先生文字簡要人物清真自是
正嘉之間近乎初盛人文一輩直質不飾不得以
後此之風論之者也第當其時不少與先生方駕
之人而鄉評獨重予之蓋其人正人又顏子之度
服人有德者之文人情必進一等看固其所焉要
前溪先生後來之德度其仕成品成養之所至耳
愚謂其品格之所以服人者一惟其初之不下于

逆瑾士大夫固以始進爲根不可忽哉又曰先生
末政以一甲二人管南國子幼峯余先生末政亦
以一甲二人管南國子二先生爲人清正不遠孝
亦不遠而同以南京鼎甲表南京師位以終抑亦
異歟

景應祥

星躍

景文學應祥前溪公孫而侍御韓峯沈公之子婿
也沈氏家乘云韓峯公六女一適府學生盛時泰
一適大司徒克齋王公子誠一適兵憲秋渠張公

子如璧一適太僕卿白野殷公子慶一適府學生張文暉一適少司成前溪景公孫應祥六人並以才名著景沈世交當韓峯公父雪崖沈公之世前溪公已爲之題瞻雲樓詩文志義蓋世相推許至應祥卒締姻于沈云應祥幼敦敏長而通博繼其家學而困于場屋以諸生卒有子曰昇

景氏譜系始遷江南者封翁宣宣一子中允公暘陽二子傳一曰擇擇二子曰禎曰祥祥卽應祥婚于沈者四子曰昇沈出曰星曰暹曰早鄭出共四

子而星居長星三子曰躍曰榮曰熙天啟七年躍以衣巾奉其先御史大夫清祀于南京

遜國大忠天台方公眞甯景公爲最二公烈烈之氣不散于南京士大夫之心者且二百餘年而莫敢縱言蒸嘗之也萬厯改元首詔褒錄諸忠之後諭有司隨地樹立廟宇授之士田錄其遺裔于是人心乃暢氣乃吐官民同念遂選南郊梅岡之次木末山巔山川最勝之處起祠以妥方公之靈而景祠尙未逮也天啟甲子秦紳官于南京文公翔

鳳張公繼孟等感其事爰啓景公特祠與方祠附
近祠建顧奉祠無人景公星者京庠之士應祥公
之長子也不忍真甯之宗遂云俱絕時既坦然無
復忌疑乃詣郡邑白其端緒于是人人知往者蔓
抄之景中丞固有後迄今矣天啓七年應天府鄉
大夫顧起元起鳳韓國藩俞彥程國祥余大成倪
嘉慶姚履素丁明登吳家周汪偉梁桂茂等郡士
文元龍等遂共揭保星之長子上元縣崇禮鄉童
生景躍奉中丞祠祀給以衣巾比奉方祠方樹節

方道行等一例云

中憲大夫姚公履素景氏譜序曰譜所以萃渙也
世之譜者率因其萃而萃之使勿渙耳若景譜獨
異于是辟諸沈水其入河則已矣誰知復溢爲滌
者幸以清濁辨之可認于數百里之外以不迷其
源治榕者披其枝斧其榦掘其根株無有遺育有
烏方茹實而遺于桑中繇然生矣景氏之譜適類
于此嗚呼方文皇帝磔戮大中丞景公清之日赤
族夷親沿籍鄉里真甯一邑爲墟是烏知其有從

叔霽者尙耕釣真州白沙鄉無羔哉殆天豫留此一綫以待也當時邑版籍于絕戶目爲奸黨士大夫莫敢齒及成宏以來禁網漸解始有筆之書或行之章疏者於是霽孫宜薄宦廣州始自吐其世系畧具宗派然藏家乘未敢言也由真州遷金陵中允暘起家史館載輯之乃隱隱躍躍于吐茹之間而亦未敢抗聲于朝紳也然而中丞之派系絕數百年而可續繫譜牒是藉較諸公他姓之原未曾渙者豈不尤重哉嗣是家乘之藏日湮日沒太

史公所輯亦言不盡意弗彰于時嘉靖間給諫陳僕請錄其子孫時相猶擬以不識忌諱至顯皇帝御極制頒誕求諸忠苗裔于是太史公之曾孫曰星者南都黌宮士也乃詣郡邑白其端而人人知中丞之有後矣夫以文皇帝之赫威不能使斬刈于西陲者不由孽于真州而滋大于金陵又不能使泮渙于二百年之前者不絡繹于二百年之後而享其祀豈非天實留之哉星就前譜將增附孫枝梓以行世淵源嗣續大快人心與他譜不同爰

述

爲邁其絕續之因而顯晦之脈以弁諸簡謂傳諸他日足以當信史云

青岩路氏曰霽公有後而並挈清公有後清之故乎霽之故乎宜之故乎白沙之緒鳳西之脈以上溯真甯之原余皆不知其所以然知之以中允公賜之一言中允公曰生而有今日是乃我先公自輯之譜也夫宇宙間傳真之譜如是而已天知之人焉得而盡知之

余光

余侍御光號曰古峯歛之祁門諸生曠朗自命偉于詞賦詩文志交天下士遂改應天府庠因移家南都南都故英雄所躔公輒從之游所游者莫不推輦公聲聞日以著顧久之不得售公于是刻意勵志益殫思其所業嘗著隅西子與古峯子問答之篇以自見意言孔孟後起今日亦不能不由于科目科目者門戶也經義者羔雉也門戶弗由是謂無禮羔雉弗飾是謂無贄無贄與禮何以覲君飾羔雉工經義潛珍而待價行道者士之志也順

命者君子之常也彼窮通淹速相尋固風雨寒暑之序也順之而已既而鄉舉嘉靖壬辰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公以昔東京西京有賦不並一時三都之作各張其勝若今南北二京皇明一統曠古無先聿今有始况我朝涵養人文經茲百七十年玉戛金鏘豈謂萬無一士宣華吐腴潤色鴻猷上以鳴國下以備文事係于今則細式存于古則宏遐覽近觀不可闕也乃作兩京賦以嘉靖十五年具疏奏上疏下禮部看了來

煒

說本部尙書翰林院學士夏言題復臣等看得兩京賦詞藻焯煥體裁整瞻事實該洽論議闕博足以鳴我朝之盛本官職在風憲乃能留意于文潛心問學亦立志可嘉合候命下將所獻賦付史館以備他時採錄奉旨賦送史館余光賞新鈔一千貫公在臺倜儻敢言凡天下大計輒以繫心念太子者天下之本東宮官寮者太子之本特疏請豫選賢良遵復祖制以輔導皇嗣是時議討安南先遣官體察公疏言計今于安南若惟責其朝貢此

可不勞兵力惟先密諭兩廣練兵壓一面以爲遙應備而無用乃命一二使臣忠義能言之士齎詔直詣其國諭以汝國首歸義我朝祖宗戒勿輕征後以反覆聽其自治終不忍加兵汝國向朝貢如期茲不來庭者二十一年今聖天子在上明並日月威武如神先遣使者問汝國或有內難不能自達則可原亦問其當立者爲汝置君定難興滅繼絕撫汝士民汝或兵力不足叛臣未平汝能請命聖天子念汝助以天兵如無難或難平乃爾不庭

宜速悔禍爲第遣臣與使者偕至納貢入朝聖天子寬仁將以舊禮待之宥其前過不然四面兵已集刻期分道進討彼時悔無及矣彼一國中豈無識者當得聽命如必欲郡縣其地此則料理軍糧爲急密諭兩廣雲貴撫臣豫處可支一二年之計方能濟事亟命閩廣多造浮海大舟練舟師訪習知安南水道者爲舟工數者俱備乃命大將軍統三副將將甲士甲馬一萬騎分爲三隊馳至帥之其兩廣一軍自龍州趨分茅攻其北雲南一軍自

族

沉江趨老撾衝其南貴州一軍自金筑入其西而
閩廣舟師則自海道以搗其腹內且號召中國原
沒士旋之豪者以內應彼所讐殺之會願效順我
者以先驅如此彼備左則寡右備前闕後無所不
備無所不寡將自救不暇不戰自服矣今且未宜
遣官體問以致其疑未可張形兩廣以堅其守也
夫謀事貴豫應機貴速乃能成功今倉卒舉動豈
能萬全恐師寡且老糧盡不繼其害不可勝言矣
况郡縣其地以華治夷終難于守臣愚以爲不如

責其朝貢以夷蓄之可不勞兵爲使也且臣愚又
有一策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若蓄威養氣推恩
養士決一戰破之以保我百年無事然後詔諭交
趾固未遲也當是時正貴州分宜兩相方爭進退
之時而公一惟直諒盡言如是未幾以公巡按廣
東十六年秋九月嚴嵩劾廣東試錄語多不經命
逮典試江汝璧歐陽衢並巡按余光俱詔獄公遂
致政歸歸而母吳孺人卒讀禮未終忽抱疹不起
公英姿神藻爽邁精明其爲文章抗懷作者之風

寇

著有古峯子集澣西山人康海序之曰明興人文之盛至嘉靖已來益多不可勝言矣予得古峯子二卷讀之深有感焉夫文以序事實詩以道性情非由外鑠我也因物付物惟心所之而已故言文者以先秦兩漢人見其文彬彬然郁郁然不知其質也言詩者以漢魏盛唐人見其沃焉雋焉諷而詠之不覺其味之悠長如彼也有物也若夫摹倣標寇則安敢萬一彷彿于此者予重古峯子之文若詩獨能脫此而追古昔之致將來所以使有明

文章之盛度越前古者則古峯子有力焉

青岩路氏曰古峯子奇人也不獨文與詩乃在朝席未暖不但莫抒其所蘊亦未盡其所欲言惜哉按公第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請南大理寺評事就養想年餘卽行取入臺十三年甲午夏已以御史巡鹽河東若一年差必十四年乙未還朝十五年丙申在朝獻兩京賦想是年卽差巡按廣東十六年丁酉秋自廣東提問歸于林下列仕籍首尾六年立朝僅一年而已一生抱志力學而終困時

運天道容勿有餘于其後人乎

古峯先生集曰南郭先生之自楚教應天也適光改學之初當是時六亭唐公尹京兆漢東李先生校學政皆楚良也咸器識之以是先生重光有加未幾光丁內外艱相離五六年逮辛卯夏始服闋而時先生又署學事禮遇如初是秋光應鄉薦北上壬辰濫遇臚傳授今職其冬以就養改南而先生于時有謝教歸農之舉噫人生聚散無常期光得與先生聚首八九年之間無異情實其難哉

異

又曰淮西湖之上三尺孤墳吾外祖父之所妥靈光少時母氏嘗與言我母懷我而疾產後遂弗起我父行丐乳于人不足自咀哺繼之愁苦千狀撫養以至成人厥後家貧靡藉以我適爾父遂偕之邗以今生有爾身爾爾日或成人當無忘我父也光旣長思欲一至其地僻處徽之山郡末由以往旣而遊學白下江淮一航可達亦力薄弗及延緩迄今徒爾追憶辛卯領鄉薦北上過淮竊喜以爲得拜吾外祖墓下矣又以同舟者迫行弗果今春

幸得第授大理評事以母年六十有五體羸弗能北行懇陳改南便養得遂所圖道還淮上始克一登吾外祖之墓致拜焉噫光庶三年考績扶吾母氏偕出墓下以慰母心則我外祖父在天之靈也又曰昔從涇野師遊觀其記河東書院則飄然思欲托之逮官北臺人皆曰河東清勝大類江南今所謂神仙差者此其地也余子輪以代之則可爲一年讀書計矣甲午夏果有是命其年九月至之日簿書弗暇少暇求昔所慕河東書院而遊之則

已荒矣後是公有重修河東書院記又有上梁儉菴先生任西溪先生兩書皆極論池鹽之事蓋是時河東池鹽偶積有餘朝議欲官掣待商立期百萬之需以補宗祿而公極論其事勢之不能也青岩路氏曰古峯先生集刻于嘉靖十四年故詩文止于河東無及粵東者顧于先生雖末蹟未詳而前此厯履爲可據矣錄此三條見大端云又曰愚讀古峯集卒業歎曰先生無甚快意事得上兩京賦當其大快吁智者所見畧同當嘉靖之盤傳

兩傳

世之文所必當有者惟兩京賦一題為大以故仲
交盛先生以全幅精神注念于是乃盛先生竟不
獲上而余先生上之豈不快哉余先生獲上而賦
傳盛先生不能上而賦亦不傳兩先生之學才力
悉敵賦當並有所見長而一傳一不傳止聽余賦
行孤天地俾後之人欲取賦家之賦閒相讎校以
博一快而亦不可得然則人之遇一不遇有命而文
亦有命乎惜夫

余孟麟

鳴震

峯

余司成孟麟字伯祥號幼峯古峯公光之子也峯
古公孺人謝氏早卒繼室曰黃孺人是生幼峯初
古峯移籍南京父母垂老而古峯日推解以待朋
友素性爽豪舉不問家人產一惟孺人戢庀其間
既而父母相繼卒古峯公雅負儁聲而仇于命賞
力日益損一惟孺人辛苦佐之俾得專所業凡五
六年終喪之後辛卯壬辰聯捷以起顧未久頓沒
沒之時幼峯公尚在髫髻未自立于是孺人慘戚
力支以公就外傳而身自為內傳訓之母子踽

傳

形影相弔以持門戶于羈單闔阨之時公至性純
孝少能博學而文章藻韻天成自然燕許之才不
猶寒素早列儒宮顧屢舉有司不利孺人以其先
公未第時事相勞苦淒然涕沾襟也已而公薦于
鄉萬厯二年甲戌廷對公發抒淵藉纒了萬餘言
天子嘉之賜及第第二人授編修入翰林迎養孺
人快婦擁孫婦以從孺人至京邸歎曰吾三十年
前從而翁入京事先皇帝今復從而宮殿歸然不
見昔者衣冠矣言已復淒然亡何孺人思歸會公

俾

涓

奉命充冊封使遂以便同還江南已而公當復命
孺人欲獨留家居謂公曰而行矣而父未盡之志
翼而償萬一孫留南雍卒業孫婦賢事事當吾意
留以代養足矣孫震鳴太學生娶太常許公孫女
孺人蓋深愛之以為孫養等于子養故樂于家居
自是居連年抵萬厯九年冬而卒先是八年春孺
人病公亟陳情乞假歸省疏曰臣猥以草茅甄錄
未報涕埃見充纂修會典及教習內書堂豈敢陳
私以擇便緣臣幼齡背父獨與母黃氏熒熒相依

亦涕

帝里明倫文舉卷之六
三
以至今日幸竊常祿欲迎就養奈母八十一歲老年多病不能前來南北孤懸形影自弔臣于四月內聞母自春以來感患痰疾近復遭亡媳痛傷抑鬱日在牀榻之間思臣一見臣聞此涓淚交下寢食靡安君臣大義固不容逃母子至情不不忍悖乞容給假歸省無任激切公得假馳省則孺人病已獲奉餘歡者又餘一年乃從容視含斂以終喪三年畢人子之心則公純孝之所感也公終喪起復原職歷任至南大司成先是公一子太學生晨

鳴賢孝能讀書足世其家學既而其婦許氏沒未久震鳴亦相次沒公暮年喪子積憂多病榮進之心已薄欲得早致仕以爲儒臣進退之榮顧累疏乞休而不得其考察自陳疏曰臣由萬曆二年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歷南京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翰林院掌院事侍讀學士擢今職臣出自草茅通籍聖明之朝蓋二十一年于茲矣去夏以考滿給由待罪蒙旨復職臣年衰病方欲具疏告休復蒙聖恩命掌國學臣又懷

樵

感激圖報之忱未卽陳乞因循持祿彌負深慚茲當考察之期宜行糾正之法國學乃賢路攸關師席于儒林尤重臣一惟守已百不如人疾旣迫于桑榆教奚資于薪樵伏望聖明別選以重師模當是時公聲望日尊忌者不少吏科糾拾京堂彈章及公奉旨調用公遂乞恩休致疏曰臣叨塵科第二十年猥廁南北之階日久惶惶待罪固知爲聖世所不容矣近該吏科糾拾京堂列臣罪狀奉旨調用又該南京吏部考察註臣浮躁例應降一級

調外任由前而言誤蒙使過之仁由後而言薄示疑輕之罪總之日月所照不永捐乎覆盆但其心迹未明終貽羞于填壑臣不能不哀鳴君父之前者臣暮齡喪子憂病相尋二三年來雖有官守強半里居而因循持祿殊昧止足之義科臣以爲懸車已晚信然矣第臣依違在列極知絲髮無裨而檢束其身頗謂尺寸自守今起于一人之中傷成于衆口之奇詆而一旦加以論劾愀然若喪其生欲復含垢納污拯于旣溺之後臣固自審其不能

求

然且頑鈍無耻犯常情之共惡殆將不食其餘矣
卽據科臣所指橫索贄見假借封條二事在朝在
里必有能知之者果于臣毫有干涉天地鬼神將
厭棄之奚止斥官已哉乃南察亦漫無所指臣反
思之實無愧于心故不敢深辨也願臣以孤踪
寡合之身旁無營助而當羣訾交所欲攻之地易
觸悔尤若不來脫乎畏途安能苟全乎晚節而况
病勢委頓形廢若休願效馳驅知難振振伏乞聖
恩憐臣憊寘賜臣休致庶知止不辱可免納阱之

冀

虞而餘喘尙存當翼銜環之報臣無任顛望之至
疏下允公致仕公歸里以文章輝天上者輝林下
悠游燕喜年八十有三乃卒公年八十猶生一子
不存究無子先是公一女適徐少府之子曰養正
養正之子二公立其次者爲孫曰是猶吾一氣之
所生云爾公所立之孫是爲余集生先生

園

青岩路氏曰南京科名狀元二人澹園焦公蘭岫
朱公會元二人石城許公太初顧公探花三人靜
存倪公雉山邢公太初顧公聲望頡頏榜眼三人

而劉公外用景公平等惟余公望獨重迹公任路末雖被彈無損于公名當鼎甲位極人師文章聲望二十年如一日第豈不至哉天之第之如是乃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處天下熒民之二豈不憫歟第固不能全歟抑公後第固別有在歟

紫玉園山人曾公朝節敘公之集曰可得而聞者名也不可得而見者人也讀茲集乃見先生焉先生雅善弈四顧目中少有與爲敵者然奕亦若用兵者爾有稱曰某能將兵數勝才將也某之勝某

解

以某陣絕奇夫稱將若是止耳當其戰以法布勢以巧鬪捷緩急在心機動神運能令觀者駭愕歎息不能以其狀存于異日有據而可傳也奕之疲神苦思料在着先算超意外局終客退不復記其所以勝矣孰與茲集之能托于不朽也歟節嘗學爲詩矣派從擊壤集來景之所觸卽爲見觸興發情至無復雕飾亦其初入主之不可移易勉而爲古不能江門先生欲以堯夫兼杜許之乎其于文亦然苟可以發摠一得卽工拙不暇問受性質野

不知有粉績冶艷之好長而致人愈覺不類奈何
 語于詞苑之林哉今先生之詩雄渾沈鬱繩墨漢
 魏裁之以體不以情趣流失而傷于易程之以律
 無一字經生口吻以趨于纖細卑弱甚矣先生之
 嫻于詩也文亦先生之手談也神閒識朗從容一
 秤之上而有餘思所蓄貯者厚故辨而裕所陶洗
 者精故華而整蓋先生之于詞亦其天性所耽嗜
 者在此矣自其家食稱詩名在才士墨卿間即不
 高第而在承明著作之庭已不泯泯既而入翰林

久詞固其素業乃益探討當世淵博矣著作之盛
 可量乎詩若文共三十卷集之行爲萬歷乙未其
 夏節獲論著之也

青岩路氏曰曾少宰此所評敘于幼峯公稱至當
 按公歸以萬歷二十一年癸巳歸而一切塵寰間
 毀譽利鈍失得之故不復嬰諸念暇則手次其前
 後所爲詩文以見志集行乙未是在歸後二年公
 嘗曰吾輩負七尺軀蘧蘧人世詎置雪煜勛名鼎
 樊竹帛爲幻跡哉吾何知何求耶嗟呼幼峯公前

後之天固皆定于斯文矣

余大成

都御史余公大成字世英號曰集生本姓徐大司成余伯祥公公外祖伯祥無子立爲嗣公生有異徵其太夫人感香光之祥而誕之夙慧超羣髫年卽胸羅古今不屑屑經生言因困童子試者十餘載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嘗以家世通于有司乃有司亦不以遺佳公子爲怪癸卯陶石簣先生主南闈甫入簾公望見之詫曰陶公默若誦憶乎有知

者答曰叅一歸何處耳公聞之頓自省出世因丙午丁未聯捷以司成年高願改南樞便養未幾司成沒服闋主武選以文望典壬子滇試稱得士丁巳祖母憂服闋再補前職庚申厯車駕辛酉厯職方時邊烽告急六易職方不得人公獨毅然分宵旰憂杜私門簡謀勇庚癸不呼壁壘改色而以忤執政遽請告歸乙丑特旨再起時魏璫當權公義不辭難繳躡陞之詔破僞俘之奸禍且不測加以觸怒政府又削籍而璫怒不置更密遣邏卒尾公

客

嚴

歸舟公與同行者結不語期八十餘日帆影靜泛
聞無人聲乃免于難公旣得歸卽杜門謝容受菩
薩戒愛妾五人同日遣之志在禪悅絕意仕進戊
辰崇禎改元特旨加璽卿仍任職方力辭不獲甫
一月以塘報一字之誤落職已而知公無罪擢太
僕寺卿掌職方事綜理邊務申嚴防禦皆豫疏報
可未幾~~言~~薄都城上怒逮繫大司馬機務獨倚辦
于公每一夕中使數十輩傳宣公冠帶受事不假
寐者百餘日條疏計畫悉當上意解嚴敘功辭不

受循例謝職方回太僕前後二十餘載凡四任職
方備歷艱危名高忌起獨以孤忠見諒于上嘗有
朕心憶之不忘之論中官傳旨每稱余道人而不
名或有毀之者上曰朕知余道人日消三文錢豆
腐耳御批清執二字以褒美之遷太常寺卿值東
省嘯苻廷推公撫之甫下車招降渠魁宋尙營等
部署旣定單騎開諭悉解散之上嘉其功有推誠
馴暴具見識力之旨時齊東不逞借叢豪勢莫之
敢撓惟公鋤強恤弱不辭任怨也適登撫所轄兵

冠

辨

變公已抱疴請告聞變卽調集飛騎追賊于九百里之外時登撫孫元化力主撫議又素不設備遂致內潰陷登素嫉公者紛紛修隙遂與登撫並逮然直道在人若胡大司寇之爰書馮給事之申救固已昭雪論定上旣知非公之罪旣甲戌山東督撫朱公露布首敘公辨賊功謂當日緩逮數旬則賊悉鯨鯢矣蒙赦謫戍電白電白故龍湫也湖漕溪修六祖遺跡巨卿名士多負笈從游庚辰追敘甘肅功除伍歸籍不入里門寓武陵橫山結茆論

道南大京兆張二無先生暨諸公迎之歸搆竹西書院馴象門外日與同志究聖賢微旨時四方才俊就正者屢滿戶外公秉鑑超方惟收神駿至時尙雕蟲棄如掃籜莫不心折而遵路焉間以制藝及經濟時宜嚴立課程夜則函丈曲房燈火星映或值風雪掩關人穿松徑研斲梅冰含毫苦吟者相賡緝御供饋者忘倦雖寒漏旣徹公方秉燭危坐較其高下多方誨勵之冀于讀書種子中拔向上之姿以追前喆云壬子春力疾討論不輟仲夏

病劇與高僧叩答以自娛無一言及家事十七日
正午坐逝公潔清好道蟬蛻世資暑月霜氣莫干
以私然天性慈諒喜接勝友汲引後進至忘寢食
鄉先生惇古誼愛人才不惜心血以牖來學者先
生一人而已初丙寅先生敦請博山巖禪師于天
界大振宗風入室諮承燈衣有在裴聞喜之于黃
蘗楊大年之于慈明其匹休歟至遊戲翰墨多以
夢名如龍湫殘夢雜夢蟄夢腐夢之類其所唱酬
時賢奉爲宗鏡不在羣言之列也子五人長一唯

次二聞次三復次四教次五美二聞字未也以明
經知襄城縣有廉能名三復字半子文菀亦優長
五美字尊之有文兼有才武奇士也長孫邁字公
曙風雅廣交亦奇士

青岩路氏曰余氏古峯先生文章奇古幼峯先生
更以秀偉卓絕一時至集生先生其文其詩其字
心目泠泠骨力稜稜又別作一番氣象三世爭光
不亦盛哉至于其人在朝寔爲當世正人在野寔
稱天下君子家乘如是茂矣茂固不止以科名重

矣若夫集生先生耽耽禪悅抑晚明士大夫習則
爾乎僧伽之早兆香光然乎否歟

丙寅公請博山書曰自叅和尙後覺向來胸臆間
雜毒被少分醍醐洗發頓盡歸來筆硯付之祖龍
書籍付之狔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
方密移一步粗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
然且喜歸原有路中間自信得力處是去冬解組
而歸于凍舟中結八十日不語之期所謂佛也沒
奈何良然良然若問某甲見个甚麼才開口便自

肉麻了也前接慈札極承護念擬致書請益迫于
王程職此阻澗今茲啟請肇自夙懷因念九到洞
山三上投子舍身求法應非居士所饒爲而西遊
三十國遠屆五天爲法求人則有顯師之風在况
復懶道人宴坐石室四祖自來牛頭不往秣陵往
事大抵如斯惟和尙念之邇者鍾阜間大有道人
氣亟擊勿失可也不者一枝橫出別調風吹徒使
曹洞印文久成刊敝而假年五十法嗣未宏甚無
謂也裴休曰三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

敝

帝皇明代八文書卷之六
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請爲和尚誦
之
青岩路氏曰佛也沒奈何集生先生終身學問只
叅得此一語嗟乎當無妄之世全身保義如是乎
其難哉可歎也嘗歎孫元化一着誤誤吾鄉大君
子二人公及張莊節公也張莊節公已得代公已
請告而並罹于是數歎莊節公身死義完已矣公
結八十日不語之期脫于逆璫而終罹難白于逆
賊佛也沒奈何不亦可歎乎

徐翔鳳

子開呂

徐主事鳳翔初字君羽後字曰颺岐江甯籍都御
史余公大成胞兄也先是大司成幼峯余公一子
曰鳴震早卒遂無子一女適徐少府之子曰養正
養正子二均幼峯公外孫也幼峯公曰猶吾一氣
之所生立其次者爲已孫是爲都御史余公大成
而鳳翔則徐公養正胄子于余公爲兄鳳翔公以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及弟大成余公同第進士是
科應天府庠所得進士亦止公兄弟兩人大成公

丙丁聯捷而鳳翔公先三科以二十八年庚子鄉
舉既第進士授蕪州府閩縣知縣陞授戶部某司
主事公爲人伉朗夙性清正居官冰守矚然人不
可染顧短于年早卒在部相聞公卒之後部錢糧
有未清者吏以委公公白日著形入部與吏清算
一一弗爽據此則公以風采凜凜始終可知公少
有才名仕達于政一時國評鄉評皆推重之其居
在城南大街去門不遠家風古樸雖世貴介泊然
猶素士之庭也孺人陳氏子一一長開呂字起渭次

通

子

□□字子雉起渭先生象勺之年早文名京學

進公先叔父徐母陳太君壽序曰余友徐子起渭
年未及弱冠入類宮英氣四射文章落落自命同
遊者目懾不敢嚮○余一見曰我輩人也閒嘗謂
之子家世名貴何衣裘輿馬奴僕呼應之習斥不
爲顧卓犖高寄不問生產子有母將無以當其意
徐子則正色曰吾母賢節母也方其事先予宦遊
于閩于都門惟整庀內務浣衣晏食以佐君子簪
珥琚珮未嘗一齒及焉故我先子處脂膏力矢無

帝里... 卷之六
纖毫自潤之事雖賦性自得之夫亦不無助丙云
迄先子見背余兄弟各數齡耳中疑外伺母氏茹
荼嚙蘗畢意兩孺子唯是成先志不墜家聲爲倦
倦微弟統袴少年之事痛懲嚴絕即齷齪曲謹較
計田舍苟完身名者所爲亦盡屏去不屑爲我道
也余聞其言悚然異之乃復謂之曰昔者孫伯符
周公瑾總角篤好所志皆英雄絕人之業凡謀議
指畫必在吳夫人前夫人命以兄弟相呼此吾鄉
賢母良友之首著者後人仰其風烈輒低徊向慕

者久之今子其益務勗諸雲升鱗變以爲賢母光
蓋亦今茲盛烈哉已而聞于太君太君颯然謂徐
子曰吾所冀諸汝者立身成名無貽愧汝先人耳
至大門閭食厚祿自有主者吾何覲焉矧祿養色
養之說獨不聞乎余聞愈悚然異之以故凡相過
從與徐子昆弟靜對深語肅如也然性不耐羈酒
酣耳熱極論當世事輒復狂歌大叫甚至擊唾壺
皆缺太君殊不爲怪且相謂吾子宜交此輩人簡
漿果餌乙夜出之無或倦垂二十年如一日也余

恒私念母也識鑒如此宜其子之期負不凡已
又徐子小傳曰徐開呂字起渭佳公子也弱冠奇
氣颯發宿儒先生始唾其面繼得其心蓋有忘年
而樂與之遊者性至孝真能友于兄弟獨喜好友
一語忤意輒劇口嫚罵或至挺身而鬪稍焉意解
神平坦焉歡愛如常絕無所芥蒂于胸中舉子業
矯健不羣後有所感遂焚儒冠逃于棋酒常爲詩
而絕不示人間示余惟塗注原草而已閱畢嬉笑
急納之囊中故其詩竟不落朋友案頭後遊燕間

貧

人楚爲母計饗殮耳非其好也母卒後益資甚而
絕不復志遊或賣文于市兒知書人求之則不得
避居東園僻處林花天月好事者常攜酒相從落
落以終焉

青岩路氏曰起渭先生高懷勝韻卓乎不羣文人
之雄也而余所深歎者不在此易鼎之後振跡非
一顧西山在槐棘之宮代薇以郇厨之饌其通例
也而先生獨傲不然落落貧死豈不異哉休諸父
執惟先生于休獨早加格外之知忽下傲中之禮

每懷長者之目之心西州路之感既耄猶當痛哭
言不勝言識茲于悒

邢一鳳

邢太史一鳳字羽伯號雒山龍江右衛籍嘉靖丁酉鄉薦以林爲姓登科之後乃復姓邢辛丑舉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三人屢官侍講遷太常寺少卿公修幹澗步有才情美于詩文尤工隸篆書法求者日接武公葺宇闢園每一觴一詠人羨江左風流學士云少讀書朝天宮既貴猶與道士執布衣

交不易其素也道士沒爲之治喪里中稱其長者有集行世

或云公清風膾炙人口曾見其咏牡丹一調云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護輕寒擺列着銀屏絳蠟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綉榻紅爛熳紅枝低簇碧玲瓏碧葉交加更有那妖燒萬種天生下恰便是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裙拖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搽吐餘芳蘭麝爭誇喜孜孜

嬌

我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欵步着瑤臺月下嬌
滴滴半籠着翡翠窗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
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
家江左繁華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
避了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
裏高高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竿一般兒倚
翠偎紅受用煞此詞雖詠牡丹而公之胸襟灑落
能以其才情飄然自異于富貴之中者亦大畧可
見矣

或云公家居留意民瘼今上元縣碑有公文曰上
元首附京師累朝爲根本重薄賦輕徭未有以病
也嘉靖中禮惟正之供小破原額而歲時科派率
至無常吏胥緣此以侵漁坐食因之而日夥神奸
鬼秘莫可究詰或者又從而是信是使焉故始以
無籍而來者今皆衣紬袴履梁肉棲大廈挈妖姬
廣置膏腴而飛詭稅糧俾吾終歲勤動之民錫精
力以應公家之求者什一剝膚鎚髓以待彼不時
之需者什九日威威焉若三尸之伏肝廢廢之糾

奸

帝里明代八文卷之六
肺憔悴呻吟罔不思所以療也而何生之是樂皇
皇得一人焉諳其受病之源予以對症之藥不狗
庸俗滌藏濯腑而新之如隴西袁侯者蓋醫之罕
覩也當其時生意殆津津矣而以他故去未竟厥
施隆慶壬申秋大京兆晴江杜公來首詢民瘼別
駕西津趙君署乃事而奉行惟懇諭耆民某等訪
時弊之蠹政害民者二十件與作弊欺負之徒罪
惡貫盈者十四人并上之既又陳之巡撫張
公巡方明臺向公咸是其言明臺謂必見忌于姦

人而慮中沮也令悉治罪勒石以利無窮事下節
推少峯周君暨趙君議允合而依憑城社者陰圖
反中乘墉叫呼勘覆雖極詳明而施行則總仍舊
貫更生之良幾爲斷腸之醜民心又洶洶矣賴大
京兆遡川楊公持以獨斷而力救之責成東瀛林
侯侯則按其成牘周爰咨諏協于克一斷而行之
以圖厥終至于今苛毒已融元氣以滋益然得以
承天命焉竊謂民之始是役也與其幾行而敗敗
而興興而復成也其病症之輾轉與夫藥力之眩

眩始終三年厥惟艱哉繼而大京兆少泉汪公至
銳精求治剔蠹蘇疲尤厯公意也乃與遡川公思
其艱樂其成恐其久而或替特檄刻是石首覈丁
糧以窮其源次清飛詭以息其波明實科以定其
止據實徵以要其歸其諸馬政羣糧里長批頭總
書外差皆害切腹心者悉罷之民間恆業存可無
廢廢可期復益莫大焉餘條詳冊附刻編布使吏
書不得增損侵漁以病吾赤子則來者觀是刻可
以稽醫案矣

青岩路氏曰雉山先生傳誌未考錄所見兩則畧
徵梗概以俟大約先正君子雖占美科功名各隨
分而止不肯強爲而還于林下則皆有其瀟灑出
人之趣至于梓里之利病固未有不關心未仕之
前而抒懷已仕之後者漸相收拾以升其地爲淨
宇于是已亦得以放愁嘯歌其間快稱盛事此鄉
邦之所以樂有士大夫也由今思之其風邈然天
上不可階已

邢有都

邢生有都者太史雉山公之猶子也不屑舉子業而好讀奇書一見郭忠恕佩觿遂熟記其序楚詞皆能背誦兼考音韻通切字法尤善星厯算數不由師傳獨契其解因自製漆毬爲渾天儀及布算諸法質之精于星厯者皆毫髮無差偶登友人姚允吉樓望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閉窗戶塗塞諸竅止留一隙斜對日光塔影果宛然入焉亦異人也

青岩路氏曰至今邢生所引之塔影猶存異人乎

乃東無定之天光而使之常定若此哉又存徵錄載梁克訪者字省愚與子津世業星厯悟射字之法其法隔窻壁一內一外隨人寫詩文與在外者一見或密語一事卽拍掌數下在內者應聲云此某句此某事周吉甫先生弗信也自往試以新詩未示人者鶯啼催小飲鶴步伴閒行二句與之射一字不差也乃服其妙省愚嘗自燕京寄至家書書止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字將此十字或疊之或倒之而凡寒溫秘事皆備然惟其父子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六終
能識之旁人不解未幾子津沒省愚遂不復談及
抑亦絕技也余嘗以是思之知異人之聰明原自
在人天地之間既有聲音既有形象則皆自有一
定之理予人以可知特人悟不出精不入耳悟出
之而精入之則聰明絕世豈必盡在古人哉又曰
音者心之聲也射字之法嘗由外者文一見密語
一聽心有此文此語卽傳于拍掌不然茫茫而拍
恐有梁父子之聰明亦內外俱茫如爾附論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六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七目錄

文武甲科元宗

二

許會元穀一宗

許榮

許陞

許穀

許恆吉

許元吉

許天敘

許天慶

許延祖

顧會元起元一宗

顧國輔

顧起元

顧起鳳

顧起貞

顧起楠

顧道昆

顧巽昆

顧蓋詒

王解元仲壽一宗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七
王仲壽

任解元彥常一宗

任彥常

陳解元鎬一宗

陳嵩 陳巘 陳鎬 陳鈞

張解元志淳一宗

張志淳 張含 張合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七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許榮

許居士榮上元人也少嗜學有治才縣吏舉入學
出身曰吾不通敏會道理不能乘勢和俗以順上
育下而惟富貴焉吾不欲爲也乃求貨以居爲貿
遷之業出入高冠大衣而儒自若也後時值相高

下紛紛爲錙銖之較復厭之曰吾不能會道理出
人之上而與物相濟又不能順時變處人之羣而
與物相推移吾雖不損天下以自利而競物之情
往來于懷吾何毀吾性以徇物役吾志以從利也
遂棄去求經傳古書百家之言鏤版緗帙定爲市
價四方文學之士釋老醫卜方技之人入肆如價
相取而莫之貴賤焉居士曰此可謂善市者矣居
士初讀本草經慕岐伯越人之術如診脈候陰陽
家人寢疾治之皆起因有求藥者亦與之輒效報

以金卽不與藥又刻意卜筮多所自信少保太原
周公時居憂凡志慮有未安求居士卜卜曰善果
終善日益有知之者來謝曰夫卜者多誇嚴以貴
其術通人意以欣其情擅禍災以恐其心矯鬼神
以盡其財此日者之行也吾不敢于大人君子或
欺古人云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吾求安于道而未
之高將以吉凶之說陷天下是亦求危矣夫公卿
不以其道求天下之安而欲自求危于勢此龜策
所不知也聞者志恨而去或數居士曰出顯惡形

入虛惡聲子好醫卜而何惡人之知乎賈誼曰不
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子在醫惡召在下惡謀不
召不謀何以自顯居士曰公卿者世俗之所尊高
也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尊高者有命焉吾不
得而求賤簡者有道焉吾不得而知吾居肆處天
下之書業有常處市有定價道不責夫身利不役
于心此天下之善市也吾居之醫以自防其危卜
以自考其善于已且未得而况于人乎哉故終于
市書年八十詔賜冠帶居士曰此朝廷以優老人

也老人不諳羈縛奈何卽冠帶拜受而藏之居士
常處樓老不便陟降子陞構前字又別爲二軒以
奉燕息居士榜其宇爲貽穀堂詩曰君子有穀貽
孫子是也軒名惟適曰起居無常惟適之安古人
何善名我乎後二年臥疾聞妻卒召謂陞曰吾無
善以貽汝汝能貽汝善與汝兒吾可死矣明日遂
卒妻長居士一歲先居士一日卒

太史石亭陳氏論曰身以利資以名顯居士不能
逃名絕利者所謂人道也管子曰士相語仁義于

燕閒商相語財利于市井取財于仁義之中市不亦善乎

青岩路氏曰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爲不欲聖賢之學不易充類至義之盡而其可觀者莫要夫立身處世之大閑于是乎溷迹迹可溷歟許居士榮其辨之矣卽此可以鼎鼎天壤他何問焉

許陞

許隱君陞字彥明號攝泉人稱攝泉先生其先侯

官人國初徙實上元遂爲南都人隱君父榮讀書而精醫卜樸直成德母黃氏生隱君克肖焉隱君外龐中理事父母能備色養堂室几杖必適所欲二老並壽與樂俱終伯兄不事生產積逋見困力爲償復畧無顧怯寡姊貧迎歸厚奉以終其他姻屬賴以生死者往往不一故終老無餘貲平生不言人過雖遭侮謗不競亦不怒也謀事精慎不失人任雅遊山水金陵名勝無不至者樂與禪宿遊清齋元論坐以終日嘗因事南游三茅虎邱以躡

武林泛西湖北渡淮涉沛歷齊魯至燕覽西山諸
陵之概賦奇弔古往往寄懷其間登攝山愛其泉
因自號攝泉居士樂養生也晚乃買田東海上期
扁舟往來效張志和陸魯望之樂惜哉其一試而
遽已也隱君詩務道情不爲奇險語曰作室不固
基而綉其椽節非吾所能有嘉會齋稿若干卷藏
于家南原王子鈞佩嘗曰布韋中有瀟散閒曠之
趣者僅一攝泉今亡矣吾黨哀可知已隱君卒年
六十有八子一曰穀嘉靖乙未春闈第一人石亭
目則可以類求矣

文

陳子嘗題隱君像曰軒曰嘉會人無汎求居曰惟
適身無過求堂曰貽穀後無餘求以觀許子之面
東橋顧子曰彥明許隱君耿介沉默處富不盈居
賤不~~滋~~人鮮與合獨與姑蘇又徵仲南都陳魯南
王鈞佩及四人爲密友四人者亦愛隱君無他樂
爲傾倒時時賦詠相酬和攄展情愫不相較淺深
工拙也其子穀從余遊嘉靖乙未學禮部第一聲
南海內南都公卿貴人咸走賀隱君隱君唯無

動

幾微矜張色莫不擬其第量之遠乃丙申六月疽發之背却藥安臥家人強之醫則曰我命在天不在醫數誠盡藥將奈何比劇制棺起臥其上曰牀第暫也依此爲長召魯南及余決別但言負負無可報了不及他事遺穀書曰我亡如風月清明絕無罣碍居官當師古人喪葬從儉亦無他詞是月竟卒嗚呼不暱生不戚死可不謂達也乎哉

青岩路氏曰攝泉先生坦懷正韻蓋實有見乎其中而達諸其外者非徒高逸之類也以其胸次所至固足以包舉其前後之賢而自我措之有餘之地夫豈必藉前人之蔭與後人之第者乎許宗連數世第德之攸長余以爲一自攝泉先生基之而石城先生不過培之使益厚者也於戲攝泉先生至孝之心其所該也遠矣哉

許穀

許少卿穀字仲貽號石城攝泉先生之子也先生以布衣稱詩當世公卿宿學屬詞名家者爭交歡先生先生娶汪氏繼娶強氏以宏治甲子孟夏一

日寅時生公大父怡筠公占之有貴徵曰吾宗當有聞者其在孺子乎蓋自肇革奇之矣年十九舉里塾中就試京兆寇公督學蕭公特賞其文以儒士錄入鄉試是歲不第踰年而京兆督學試俱首諸生籍遂舉于鄉是爲嘉靖乙酉明年下第肄業南雍廣求知交蓋傾東南之美攻古文詞師事尙書顧公璘講論理道師事侍郎呂公柟從同里善金子大車陳子鳳從同年善王子穀祥皇甫子沔等博證精解其獨造有足多者顧對三對策不利

乙

未復上春官渡江夜夢巨神自天而下投龍黑土一笏文曰皇明大魁甫入京宿于旅舍夢持軸向者公援筆成蒼龍形牙爪向人雲氣騰湧已寤復夢人授以牙刻圖書作不負所學四字果中會試第一人時昆陵薛公以旂負重名不欲居第二榜前一見公文卽歎元不在已蓋公文春容恬適有以奪其氣也是歲肅皇帝親試進士入中秘讀卷者以公對策剴切當時恐不合上意故抑之禮部尙書夏公言獨不平曰許某獨奈何不令人館儲養

他日知公能詩益惜之于時陸沈燕市中鮮有推
與獨李吏部開先奇其文每邀與語無厭恨相知
晚也授戶部主事管倉務以清慎舉其職居三月
調禮部蓋出夏公引重云丙申三月奔父攝泉先
生喪三年哀毀不出戶呂侍郎稱之曰古稱三
年憂殆近之矣時選宮僚呂以公薦會有阻之者
不果己亥服闋赴京李公開先適主選事以知公
故遂補吏部主事往大慶覃恩公以憂不預至是
疏請得贈父攝泉先生考功主事母強氏封太安

人蓋異數也遞轉文選時林君春爲郎中人謂銓
司要地同省不宜用二人嗾御史並劾之上廉其
誣竟格不行及轉司封郎清理吏胥條格次序秩
然勢不能奪然前政者惡改其轍思中傷之矣會
屬大察南臺論考功郎宜去而當事者譖謂公固
陰嗾之也考功郎去乃沮公不調而誌他部郎補
之未幾譖者褫職公徑補文選郎癸卯冬行取官
候選日久舊例後任者至多反前任所舉者而低
昂之公曰此不肖之心也亟白冢宰考選冢宰欲

調

須覲後公謂覲官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
爲去留矣冢宰聽其言竟以二月畢考選事僉謂
其公而厚云甲辰春同考會試所取皆得海內名
士公在部六年視身守法不渝尺寸經術吏事乃斤
斤精至而中實坦蕩無他腸性喜抄書又不喜爲
崖絕之行客至卽延訪人才無何太安人思歸值
公任滿富遷因乞南行便養遂拜南太常寺少卿
公以得奉母歸爲幸而不知往譖者乘其去國尋
構陷之任南甫六月屬大察竟擬不及調兩浙運

當

運副丁未太宰聞公淵謂公主選有聲轉以江西
提學僉事公雅望推重一時巳酉陞南尙寶寺卿
公又以得奉母歸爲幸辛亥春大察南豐李給事
素嫌公會論劾兩京堂上官因據公過得旨致仕
公遂杜門謝絕請謁家居三十年四方宦游至留
都者無不慕敬公公亦每投轄欵之然竟不報謁
或疑其簡公曰林下當如是也春秋良日則親戚
之不仕與其倦而歸者引二三爲綰帶交巖居川
觀歌詠太平相樂有時奉太安人徜徉臺榭間子

婦曾孫次第爲壽每歲初度日九卿諸公多同年故友冠蓋濟濟遞進稱觴而太安人命服朱紫煌煌如也鄉之人瞻望咨嗟不榮公貴而榮其親太安人八十有七考終公亦踰耆以白首盡哀遠近歎服公初以乙酉登賢書至萬厯乙酉舉人謁見公尙矍鑠碧眼長頰白鬚飄然見者謂神仙中人癸未公年八十京兆重臣邑主吏及海內交游里中姻舊一時稱頌者填溢其門公神愈王步愈輕應酬愈不勑後三年丙戌因寒誤汗而嗽氣稍減

然猶靜坐一室繙閱圖書自適也仲冬漸劇始就几榻見雙蝶翩翩窻下若相引而去者乃念平生履歷將來輯之或不詳詳或不核因伏枕自爲傳口授長孫天敘握筆記之計三日始就就之日十一月十一日之午也酉時整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三

太史氏余公孟麟曰嗚呼死生之故亦大矣公方病革不屬後事而乃撰所行事琅琅無幾微亂豈果忘所苦而反其真耶古今稱安義命至死不變

穀

如公幾何人哉予小子竊謂公遐舉駿發以文學潤色鴻業當蒸蒸陟大寮也而于仕嘗齟齬不竟所施或造物者未可盡信乎及觀公當累朝熙洽之際春秋高第祉駢集優游林棲享其全盛者三十餘年則尺幅之孰短孰長此猶不可辨耶里中人又謂公性和煦每肅酒教高會賓客各盡歡以去亦忘公之官列卿者然涇渭了了不喜苟合凡游博鑽營之技卒不敢至其門尤雅尙儉樸不欲以玩好相參靡一意以著述自娛而亦不肯以才

指自負少而服官未艾而歸里不治防畛以取通于世然逶迤遷徙始終惟持一節而公門無私言又其斬斬不可犯者此皆實錄也公所著省中武林外臺二臺歸田諸稿行于世其他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二長恆吉授上林苑監錄事次元吉南光祿寺署正孫男三長天敘已卯科舉人次天慶國子生次天貴早卒曾孫延祿延禕小子麟自垂髫治舉子業出公門下辱知賞有年丙戌秋麟遷少司成而南謁公于里第公喜賦詩相贈有金馬

暫留公事少不妨頻問探芝翁之句蓋以得從休
沐談里中語為期而麟亦以數數親炙如往執經
函几下之為愉快也乃不踰時而公逝憫哉

青岩路氏曰按志公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實

論致仕蓋公雅負高名時貴

張泰岳也

之官南都也其

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國時時干預銓政格

不許又以乞南遷為遠已益大嘆之其調鹹司嗾

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巖居閱三十載迄無

一書通政府有欲列之薦剡者輒固辭縉紳先生

至南中無不過存公間投轄欵留而未嘗一謁謝

有疑其簡者公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某不敢變

也徵文者屢滿戶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筩中客至

命探取之沽酒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咏自娛

年八十三無疾而逝公嘗有感懷詩曰少日彈冠

非貢禹老年學圃似樊遲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

輸人不但棋一畝舊臨佳麗地四言新和考槃詩

炎風朔雪年年轉裘葛無心總不知嗟乎若石城

先生者以鯁骨養其天年以和氣養其骨鯁進退

守里明仁力文譽
可觀風神不死寔吾鄉百世之師豈獨攝泉以上
兩世之高致于公集大成乎許氏哉

許恆吉

許長公恆吉號龍江石城先生長子官上林苑監
錄事幼峯余太史贈上林許龍江長公八十壽序
曰先學士公善奉常許先生兩家子遂得締好時
許長公龍江翁與余俱以卯角游異日余師事許
先生其游益久歲時宴飲歡若弟兄追憶往事幾
六七十年而及門二三子殆無一存者獨翁歸然

興

厚

若魯靈光而余亦幸以杖履躡其後今年翁壽八
十其子天慶以世雅屬余修詞爲酌者先余重有
今昔之感而因知世風淳澆之大機也竊惟明興
以來鴻龐劫穆之氣鬱爲民德甚軍迨煦養太平
之日漸久喁然各得盡齒以遊仁壽之域翁襲
世業其源注尤深故葆太和而昌壽命非遭逢盛
明之澤而爲涉世難老之徵歟殆不盡然余幼時
嘗見里中親黨相謁會雅志歸本庶稱樸茂之俗
不數十年而民風一變稍稍緣飾文采猶以繁華

益職

江左其故習易以移人耳不數十年而民風又一
 變少年輩輕蒙妄自以為豪舉噬昔之人椎鄙無
 知也此亦積漸之勢如江河之日下其孰不波翁
 自少壯以至今世運人情不知幾相代謝而靜觀
 其機屹不為動其世屢變其操行益嚴其風屢移
 其游神益澹早年治博士業已乃囂然去以貨拜
 爵為上林丞即冠裳亦一御輒笥之而不欲蠲
 于融顯之途以此委運而任真游外以宏內蓋深
 得壽命之理故厚為之修而齋為之取若操券而

可貴耳昔楊子以貪壽為遁人莊生以引年為至
 人彼猾猾然自戕其真而強索諸造化以斬壽將
 却行而馳鮮不遁矣乃若戢華斂躅超于世紛不
 必導氣養形而自增益其不可究詰之數倘所謂
 至人非耶則翁適當之矣夫造物之于人也輕予
 則見謂易重予則見謂難而人之于造物也衡命
 則得數少順命則得數多以余觀翁際熙辰鍾積
 慶豐樂其享而滋羨于年于人生之所希冀而難
 邁者靡不全而得之若造物有以私與者而不知

世風既頽必有長厚君子几杖歲月為之匡率表
范以挽澆而歸淳庶幾後來者及見先輩遺風則
安可一日失翁哉謂非造物有以私予之不可也
審是則翁雖在山林猷猷之間而閭里家族津津
然艷談而崇事之若推而加諸鐘鼎旂常之上蓋
其風化係之也語云大年大言余不能為大言第
舉其係所係之重者告之祝史以佐翁一噓
太初顧太史曰聞諸古有至德之士邈獨立而無
營胥庭逝矣淳固之道其終格與迨與吾友人許

長卿游拜其尊人龍江翁于堂上然後頽然而意
消而知古所稱士世固有之也翁人貌而天者也
承石城先生之緒能不墮其^家若聲若弟若子若侄
而下蟬聯美胄里中人孜孜艷焉而翁顧自若也
徐徐于于去健羨細聰明心渾然若璞玉身熙然
若春臺氣油油然若嬰兒不以智自媒不以名自
封委蛇淡漠游于自然而已矣或者曰翁天全者
也祖孫父子兄弟一門極天下之選翁休乎天均
而亡所事事矣余曰然歟否哉夫翁殆天隱者也

人之好之心關也在險而運奇不能宅平而無爲而翁則不然寄而不有有而不居居而不繫外坦然不求以異于人而內泯然莫關其際稱之天隱誰曰不然

青岩路氏曰許宗世德前此雖豐遠石城先生亦不可謂發洩未極龍江先生起以淳樸退一步承之正所以益養其深長是其後此之所以美積而不息也况其時子弟或或貴盛相踵先生固未嘗寂寞特其身係宗子家之大本一念樸厚遂自所

養無盡且其身之異第亦遂在此

青岩路氏曰龍江先生之第他無論夫人無白首之友生平懷抱鬱鬱誰知故老不孤生樂惟友聲至于童卯之年契同筆硯者而同看于白首則尤其樂之盛也龍江先生八十非同窻同至八十之老友幼峯先生誰能相與言之真切至此此之爲樂何如且不惟此也當日同時之國老幼峯余公方來之國老太初顧公先生八十余拜于前顧拜于後列二公之言于前勝夫受九錫之文多矣豈

非榮壽乎哉異第也

許天敘

許州守天敘字錫卿號曰倫所龍江翁享而石城先生之長孫也舉萬厯七年己卯應天鄉試與錢濬陳舜仁湯有光同年後仕至裕州知州遂歸而優游梓里太初顧太史嘗贊先生小像偉然者望而知其爲廟廊之器秩然者聆而知其爲金玉之聲學有淵源克繩夫祖武材爲杞梓宜棟乎王庭奏牘所陳天人策充乎篋笥游輒所至孝廉名動

乎公卿與之辨羣才洞一世之臧否令其處高位知一國之重輕且地望可首品流于中止卽詞翰當典著作于承明乃早不矜二龍之譽而晚不戀五馬之榮拂衣高騫日攝東山之雙屐舉杯長嘯何假南面之百城濟勝如元度身獨領風月之趣持鑑如子將口不操月旦之評蓋居官則豈第以近人詩之所謂民父母居鄉則仁厚以美俗禮之所謂鄉先生固宜其備茲景第坐擁乎荀氏之龍謝家之鳳而介爾眉壽永主夫香山之會洛社之

盟

又壽倫所州守七十壽詩曰地望華腴冠六朝才
名誰似阿龍超賓興久重鄉三物吏治常高郡六
條清宴祇容瓊珮合仙源未覺玉晨遙應知聖代
辭榮客洗耳時來聽九韶倦拋朱紱臥江東虎節
曾分出漢宮異政迥堪咨四岳同年近欲讓三公
瑤林玉樹庭方滿石室金堂路已通共憶懸車年
至日早聞渭水兆飛熊

青岩路氏曰安享逸樂之有餘世第也古君子之
所不慕然亦正有難言者考諸世族之家不少代
有賢名之士而得意者一人拂意者常三四未有
連數世仕隱暢然如意皆登壽考而雍容並享子
孫之樂者何許宗祚祉之長獨不同哉想必有以
得之未易云之矣

金陵書品云許石城仲貽工于行書許伯倫行書
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兒郎皆有
體韻許延祖無念爲伯倫長子真行似乃父而秀
逸過之真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

靡又郡志云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許石城先生年至八十與客飲酒猶可二斗餘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頽而金波猶謝詩曰飲酒溫克若先生者真盛德名流也

青岩路氏曰伯倫以上諸先生余生也晚未及一睹風流至于明季許宗君子猶得晤見一兩輩人大約飲酒賦詩行碁作字多其家派爲有可觀往往閒庭相值賓筵良晤蓋未嘗不繼繼終日不自知其懷之暢也過此以後親友聚而默默無一可爲可說則亦竟不聚矣吁大雅無與可扶國風變而鮮故念先正之子孫儼然天人不再况先正之盛乎哉

顧方竹

方竹顧公名某初蒙張氏至孫中憲公國輔乃復顧姓太史起元之曾太父也太史嘗紀之曰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于庭中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頰而視之鄰家之子素識者也因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

可願

爲此夜深爾第歸質明而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
與其人錢粟以去終不爲人言後病且易簣乃呼
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可不勤苦自立不然
一旦飢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如吾所
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往時之事而徵其姓名卒
不答曰爾輩第自藏之臆中以常爲戒焉何耳何
用知若人

青岩路氏曰方竹公所望乎子孫者祇顧其勤苦
自立不令一旦飢寒迫身以至爲所不可爲者如
是而已沾沾耳中鳴之德云他分外之富貴固非
其意所及也然人家知不爲所不可爲則自生知
讀書曉爲人所當爲之子孫而殊常之富貴每遂
出乎祖宗之意外理固然也事固然也夫何疑哉

顧國輔

顧中憲國輔字惟德先世崑山人大父方竹公少
孤鞠于張從徙南都蒙其氏公父曰某公生公而
岐嶷五歲入鄉校十八歲入郡校爲諸生劬學萬
厯甲戌登進士第主事此部雲南司時江陵秉政

比

勢

願

帝聖明作功文舉卷之七
法吏與旨往往鷹擊爲功公緣情傳法手削牘奏
當成無不人人悅服者會同舍郎疏論江陵不奔
喪江陵遷怒偵其曹耦顧得而釋憾焉公操潔清
無所中已遷廣東司員外郎貴州司郎中秋大慮
囚公署有所縱舍牘上江陵弗懌也夜漏下三鼓
使問尙書囚罪狀尙書屬公往至則具言囚不當
死詞反覆甚辨江陵不能奪而罷時尙書爲滇嚴
公清才公可大用自是事不決者必以咨公公尋
以父喪歸起除刑部江西司郎中時首揆門下客

雨

襄

有以私謁啗公者公曰集菀乎盍集于枯也謝不
往甲申遂有襄陽之命襄巖邑也久旱疫大起死
者以谷量公下車卽日兩疇止麥熟中州流民數
萬仰食襄當事者虞他變公顧善撫而教之公旣
久法曹明習律令剖決若流水皂衣之吏莠政莠
民者輒抵罪郡中肅然然持大體而已不毛舉久
之政化大行治辦稱最鄖鎮卒亂衰鄖比鄰也素
苦監司嚴卒且生心期有日矣城中大震公召千
百夫長諭之曰鄖士無故脫巾罪不赦若何以衷

知

效辟一軍聞之皆帖服當是時制府絀監司亂兩
郡倚公若長城已而詔逮鄖首事三人泣殺于襄
蜚語至曰鄖卒且下甲劫囚城中又大震公曰不
然業出之復劫之非情也且數百人踉蹌孤城易
耳必不敢越而度吾地趨行刑迄無事往襄民隸
王府者有罪跳而匿王所王雅重公執法無敢不
卽訊公聽訟非大故不爲聽株連媿詭者罰繁訟
亦以止生平廉畏人平躬自淡菲爲墨綬先終任
五年苞苴無敢至門者兩上計而有浙之命以按

察副使備兵甯波先是戊卒以久缺餉偶語沙中
公至亟請餉定之聞帥某老而貪持所貪尅以媚
貴人獨公弗爲動故帥楊文有勇畧公才之數言
于制府後甯夏事文以浙兵往卒先登有功兩臺
刺郡邑吏長短公于微誤及事涉闡簿者削不列
而每進見必舉守令丞佐之賢者薦之人不自知
也倭寇朝鮮公虞患且及浙方晝夜畫兵食會鎮
楚者據舊事中公以考功法聞報亟解任歸太史
董公追而送之江曰我不悉使君治楚而悉使君

入
治越也安得廉明若使君者乃絳吏議哉爲感慨
而別公歸二年朝議知其寃方議更調適公以復
顧氏詣奏闕下部乃徙公守寶慶府公意不欲往
少宰蔡公以舊僚固趣之往而視治襄益嚴以積
勞不數月終于郡年甫五十七未究公之用惜夫
公號曰毅菴其奉親孝養備至晚奉母吳孺人益
虔伯父老而貧爲置產歲人緡錢供衣食費如是
二十餘年張氏子赤貧飢予餽寒予續婚喪予裝
殮留其居予贖其人响而侮第忍之終不以施爲

毋慙

倦常推心置人腹中務真率無苛禮是非信其衷
母面謾人人受德背之亦無芥懣性至慎公事不
以出諸口人有臧否耳目之終不言致位通顯食
無兼味衣卽數浣滌不忍棄室無姬妾門無好事
日進後人訓之養身養德唯謹而已四子皆高才
起元戊戌會元一甲進士第三人起鳳庚戌進士
起楠文名甚著早卒起貞辛酉舉人戶部郎蔚爲
江南望族

澹園焦太史曰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

項背相望矣而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
綰帶交迨今三十年如一日也余聞古之稱人曰
良士良士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
或刻情修容依倚道藝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
中斬然無羸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
動依長厚卽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
盡者橐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

青岩路氏曰毅菴先生宿學君子其在仕路仁心
爲質信其意之所是而爲其所當爲之事事固不

同于矯矯自好務爲名高者是以久之自能信服
于人而我之才力亦遂以著究之先生未嘗以才
明之氣壓人終成其爲君子長者而已所及者固
廣矣所存者固厚矣吁如是君子勿昌爾後乎哉

顧起元

顧文莊公起元憲副國輔公長子也字太初一曰
鄰初號遜園萬曆二十五年鄉薦第十二人明年
戊戌會試第一人殿試一甲第三人由編修歷官
國子監祭酒吏部左侍郎公清修自尙望重朝野

世

時座主沈蛟門葉臺山兩先生秉政素器重公屢欲引以大拜公避居遜園七徵不起友人題其小築曰七召亭公先後立朝僅五載耳其七召亭聯林木^醫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適至自謂羲皇上人蓋其胸次超然固如此也家居清素門人有巡嵯兩淮者密諭商家以重貲求其寸札公堅却之曰吾不爲也公詩有之名世文章出出心蓋自寓云平生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留心指畫厯然莫不可據凡考訂成

遠

榮

憲者皆折衷于公公稱述先輩接引後學孜孜不倦而林泉自賞未嘗輕至公庭惟地方利病當日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官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爲條編皆更定良法軍民兩便或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公必力爭止之舊京一時之事實藉公之遠識以爲重者多年公所居遜園但有古松怪石曲徑迴廊天然逸趣不假修飾嘗自題像云誰爲太虛生此閃電公之脫然樂利蓋有本矣而人猶其不大用云所著說畧遜園集雪堂隨筆

客坐贅語歸鴻館稿武陵稿江南建國補諡文莊
子道昆以廕敘戶部檢校又巽昆孫蓋詒其廕三
人

青岩路氏曰太初先生七召不起引以大拜不願
雖其宰相之才至與不至未見而卽其數十年林
下愛才無已之一念推之則古賢相之度當未有
加之者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餘不足觀言才處天下之上者不足才而貴乎其
有度也有若太初先生之度以云不驕斯真爲不

驕以云不吝斯真爲不吝以其不驕不吝之度當
知度卽其才倘宰天下將何往而不可哉而惜乎
其止見諸林下也雖然林下正難于朝廷之上宰
朝廷之上推賢讓能迫之以不容已之位在林下
傲然自爲鄉大夫誰實迫之以推讓而日出其真
誠愛才不已此必其大公無我天性有然並非圖
爲休休有容之度者矣太初先生其美不勝書余
俱無論而獨不能不感服于此

太初先生暮年有閉關詩十首自敘之曰余宿好

緇流暫依宦侶蒼波浮梗長漂泊而不歸大地飛
蓬任轉旋而未息覃恩占畢祇爲萬竅風聲濫吹
衣冠空作一場春夢彫蟲自苦未嘗載蜀客之金
腐鼠共矜或是寶鄭人之璞高吟入甕徒守醯雞
多積盈箱都成朽蠹初登服政遂感沉疴惟託命
于芝苓但寓形于宇宙長林豐草絕交無叔夜之
書水碧金膏感疾有徵君之賦兒孫繞膝每不見
而不聞媵侍同居若半鰥而半寡日月逝矣風雨
淒然人皆返真而獨存行盡如馳而莫止蓼蟲之

苦老尙不休涸鮒之需餘其有幾業海之茫茫無
據浮生之碌碌堪悲欲啓迷途當趨大道非空門
之返也非覺皇之依也將誰返乎將誰依乎端居
一室力屏萬緣誓茲有盡之軀悟此無生之法倡
辭囂雜便是精藍財謝紛紜已居淨土栖一枝之
息何云鵬運九天偷半日之間奚待鶴歸千載霑
法雲于焦壤朗慧日于昏衢千生不昧此心六度
常登彼岸小詩十首時一諷之昏沉警五夜之鐘
聲精進作六時之鞭影詩曰柳毅書傳信未通不

知何處是媧宮髻珠一寸從人覓辨鬢風鬟涇水
東何物堪持斬葛籐吹毛霜劍冷如冰神通不道
君無事佛法還須讓老僧曹洞雲門未絕蹤靈巖
雪竇豈難逢何人再稟南宗印坐斷黃梅第一峯
一期公案一時緣緣遇機投只偶然更向此中尋
舊跡任伊參訪到驢羊年茶冷烟銷燈又昏嗒然無
語閉柴門西江一口能吞盡此事方堪與汝論鉄
鞋踏破掛西菴有口何曾向客談爲底龍潭俱不
見却言許汝到龍潭流浪常居業海中回頭高岸

微

海西東從今穩坐盤陀石大地從教起八風信宿
江頭汎不歸小船雪飛滿莎衣爲求透網金鱗出
投却綸竿掃釣磯大千世界總微塵誰向塵中轉
法輪因地一聲真體現始知全露法王身閉關只
閉有形關出息還依蔭界閒任取白牛居露地何
須看牯望瀉山時天啟丁卯孟冬遜居士書于龍
山小墅

青岩路氏曰按丁卯天啟七年也熹宗升遐在丁
卯仲秋八月孟冬十月則正烈皇新政之初矣當

士君子龍蛇爭決之候太初先生之關先此閉過
七年至此春風解蟄之時而仍不輕于啟戶則輝
輝龍象已不翅登于蓮花之座矣詎尺蠖之伏已
乎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今以先生之世論之蛟門沈公勿論臺山
葉公德望之尊何等天啟之初相位四載不能小
展逆璫之盛注籍後疏三十三上僅得請予告則
何如先生初不出山之爲勝先生不出身全道全
脫此七年名賢之劫數迨烈皇之初賢者氣蘇矣
而不知正大劫之初也又何如始終閉關之爲見
全至也間者念及此竊謂先生閉關詩固不徒士大
夫林下逃禪之通套其所係大矣哉此天惜吾鄉
結運之一大文人而不輕入于劫灰者也人惜其
不大用非已

顧起鳳

起貞附

顧鴻臚起鳳字羽王號曰醒石文莊公弟行二登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進士第先是戊戌文莊公及
第至是十年又十二年天啓元年辛酉季弟起貞

膺應天鄉薦首尾二十年兄弟三人連以科名起
一時梓里心盛之初文莊公兄弟四人並以才名
著其三起楠早卒其四起貞字遂初醒石遂初暨
文莊公兄弟三人益相愛敬文莊公之于兩弟友
于之懷自初服至白首津津不已及第以後什一
在朝什九在野身雖樂于棲託遐遠而兩弟每下
第必關心慰喻益相勵以讀書及其在仕途又故
園肩隨之願時焉切切迄今觀其詩篇書寄之綢
繆蓋猶若棠棣之篇殊令人歌思未已也醒石公

由大理左評事陞至鴻臚寺卿遂初官至戶部郎
中皆善詩美交游醞籍風雅晚年仕成兄弟比鄰
當古飲虹橋秦淮水北而皆別有園亭秦淮水南
度飲虹橋而南抵城西南隅古杏花村地者方幅
一里之餘山園據其什九雖奧曠異規小大殊趣
而皆有意致爲可觀游顧氏昆弟凡四園在焉醒
石公園驍騎倉前街前有池種荷芰高閣縹緲池
上俯看城東西內外如畫圖登臨殊勝文莊公詩
曰欲隱何須更買山但教心跡遠人寰亭前花竹

深無路高倚闌干看鳥還周南公園在倉北地名
歪井舊有花木多株周南小構草屋嘯傲其中亡
何周南病逝文莊公曰余每過此輒凄然淚下不
勝人琴之慟詩曰緣坡修竹影離離小屋稍雲入
暝遲莫問何家山小大月中清嘯玉參差遂初公
新園在九天祠之北地甚平曠構屋宇蒔花竹其
規摹大概如文莊公遜園而加整飭文莊公詩曰
自愛山林引興長更憐春草媚池塘行園處處皆
相似喚作新豐也不妨文莊公遜園鄰鳳凰臺因

犬

地之情體爽蕭散不多雕飾公園居詩曰小臺三
尺倚墻低烟樹蒼然望不迷虛閣自教雲恣入長
廊不碍鳥爭栖西李東何圃並開都無屐齒印蒼
苔應如太上元同俗雞大相聞不往來西李者李
茂才園東何者何參知園也凡杏花村幅內諸園
皆一時賢士大夫退居之所雅境雅人輻輳相依
文莊公亦多及同人賞勝其間各有一詩以代游
記至于家庭兄弟四圍則嘉辰令敘或月滿花開
迭爲賓主而飛羽觴以聯句更招親友而鋪翰墨

以延懷一門之內常有餘歡爲尤在于茲者也
青岩路氏曰羽玉遂初兩先生近今先正賢者而
求其志傳久之不可得故其仕蹟不能詳鴻臚往
見有集今亦莫訪故其緒言無可述祇就文莊公
集中撮其兄弟間相親愛之大概以其友于一節
合爲之傳他俟更考然卽此亦足以見其盛矣
青岩路氏曰一家之盛莫大乎父母兄弟故京所
傳賢父子多矣賢兄弟更多矣然不過一二人兄
弟至_(人)四皆才皆賢實難云之此蓋天所大靳也
故京所盛傳者謝太守芳有謝承舉兄弟四人黃
銓部甲有黃祖儒兄弟四人顧中憲國輔有顧起
元兄弟四人皆以才賢推如是而已究之謝黃兄
弟不顯有若文莊文公棣萼輝輝秦淮水上文章
家範人皆望之炳如星日者百年夫豈非天寔縱
之未易多見者哉然則卽此一節盛可觀已

顧起楠

顧貢士起楠字周南文莊公弟次三文莊公兄弟
四人俱自少以才名孝友相愛人無閒言周南文

才尤著而善病三十二早有二毛之感未幾以病
卒文莊公哭之以詩曰雙雙荆樹巧相扶月射瑤
林影不孤何事警飈當夜發就中吹折第三株紫
鴉花底一枝栖忽癡丹山翠羽低慟絕將雛中夜
曲一聞鳥語萬行啼清羸弱體不勝衣臥病常關
白板扉却恨人間無大樂自騎黃鵠御風歸如玉
風姿笑語溫相看婉婉奉晨昏誰知死別須臾事
已是生香不返魂青鏡匣中一夜霜德帷風捲篆
烟長不關兒女鍾情甚回首人間總斷腸紙條零

合

亂碧窻虛瑤席凝塵久未除獨有清風穿戶入就
牀吹落半殘書將無寶鼎黃金少是否神樓白玉
成人道疾呼天可問可憐嗚咽不成聲茄梁藻井
靜舍風想像經營意匠中賓客滿堂君不見午來
雙燕入簾櫳弟新構草堂甫二年餘也半畝疎園
倚斷山蕭蕭修竹掩柴關去年此日曾同坐間看
簷牙宿鳥還弟有小園近瓦官寺去歲五月望日
曾約友人同遊今年以此日卒肝胆論交未易求
一時羣彥笑遨遊素車白馬臨門日說起何人不

神

淚流誰言無著與天親夢破空憐有幻身欲結來
因猶未辨夜牀風雨獨傷紳纜入空堂淚已垂靈
衣無主自披披傷心牀畔孤兒泣還是呼梨覓棗
時尋常無語不商量一果何曾忍獨嘗今日任呼
君不至懶瞋隻眼向迴廊余每呼弟弟每過余必
自迴廊而入也楸枰徐拂意悠然下子常求着着
先最是素顏憔悴後案頭猶檢十三篇弟喜奕病
前數日猶與呂心魯輩對局惜芳偏欲護殘春插
棘編籬事事親垂死病中猶念念澆花頻喚灌園

人弟病中猶時到小園看種花木置籬落日日拈
香繡佛前放生隨衆有因緣緹囊尺一親疏記半
是籠中鳥雀錢支牀雞骨已堪愁病體纏綿十五
秋今日相從歸地下可如延首望松楸先君以甲
午卒弟哭之慟遂感羸疾沉綿至卒燈火熒熒夜
思遲筆端龍虎更多姿自從焚却君苗硯長是文
園病渴時憔悴支離畢此生淚枯咽鯁不勝情尋
思何限傷心事忍死無言向母兄病中軟軟語說
西方右脇安然逝吉祥七寶臺高天不夜却看塵

世月茫茫弟病中常語其婦謂西方極樂卒之日
右脅安臥若沉睡者乞恩長是臥山林懶向金門
問陸沉畢竟此身如露電因君消盡世間心方寸
縈迴夢欲飛中年兒女意多違空悲婚嫁何時畢
一人泉臺更不歸倦遊非是厭長安愁見西堂草
色寒今日人亡絃已斷可能重向匣中看涼風吹
壁雨蕭蕭素几殘燈影動搖想像音容長寂寞吞
聲無語自昏朝返魂寔擬步遲遲起死虛聞飲上
池自是鴿原情不斷可能無作有情痴縹緲瑤天

丙

起素雲哀鴻中夜泣離羣空書青帝長生錄誰驗
黃庭囚景文缸裏芙蓉手自栽一枝紅傍曉霞開
迎風泣露多情思倚檻誰攜白羽來弟手種荷花
正開也尋常趙李日經過不飲欣看笑語和爲底
殷勤常惜別早知來日已無多趙李弟密友也欲
向華陽問采真五芝雲護曲林春由來孝友多仙
籍可許班稱侍帝晨仲春弟病余有茅山之行猶
以不得同遊爲恨攜手風林步履遲只今無復看
花期傷心一菊棠華淚化作啼鶻萬樹枝

青岩路氏曰嗟乎周南君緣哭父中憲公過慟而
病而病沉綿以至沒沒而受其賢兄太史公所縷
縷慟哭之篇有如是詩父子兄弟間着此一真感
真慟卽周南君孝友之容長生紙上不啻見文章
世家兄弟四才子之並衡而著矣其在盡列金閨
之彥乎若夫周南君之早沒也余固云之矣兄弟
四人盛矣盛而皆賢才天所大靳也不靳之于其
才必靳之于其命以謝以黃兄弟齊困乎韋布而
猶令一人命之不永况周南君上下夫兄弟名貴
之間者哉宜其及也夫天固每若此而發詩人之
問也

顧道昆

顏檢校道昆字章予文莊公廕子次異昆字繹予
又冢孫蓋詒字念之皆廕廕凡三人然迫于國步
典徒空典蘭芽玉茁之才皆相就湮沒莫或一展
于時者文莊公以崇禎□□卒先是□□猶奉烈
皇帝存問之禮公故清貧迨其晚年貧清益甚身
雖不出而憂國憂時常心不勝其慘悴益謝病息

交絕遊親識相傳家常無擔石之儲但公之不廢書則猶故耳所慶者天眷元德早三數年以令其終俾成其爲一代之考槃而不至爲勝朝之遺老則故京大夫君子所幸結正于茲者也倘不然而致公爲末元之危素卽公必有道以處此夫豈復盛事哉故京前此大元無人其季也乃見焦朱兩狀元許顧兩會元許享其盛朱際其榮獨焦顧二公天不以之掌北天之樞命而特以之司南天之人紀先後相維數十餘載察來彰往燦然收高皇帝之風教人心于數百年間而歸諸一致者皆二公之爲功也隆萬以後士林風範日漸微矣而學問文章志義在東南半壁猶若有傲然不遽以品格讓人者則二公林下之鼓舞不衰猶覺國有人而實也噫以二公功于所生之地若此是宜享其報者靡已而易代之餘卽式微之歎論者悲之夫與天俱起者天亦如其數焉而與之俱止理也理外之報其所以與二公者乎亦諒非二公之心也此又論二公之世者所宜知也

文莊公娶王少治先生女賢配也年五十沒長子
振昆年二十亦先後沒公有詩甚慘于懷振昆娶
申瑤泉相國女孫沒時有遺腹公詩襁中稚子啼
呱呱却是亡兒遺腹孤青郊麟去空存角紫海龍
飛賸有珠指蓋詒也時蓋詒初生道昆巽昆亦皆
稚齡文莊公里居悲病羽王北轅南轉亟還省兄
文莊公賦長篇極識鴿原之感已而道昆學成才
器推美一時其官檢校未詳所終巽昆蓋詒亦並
不慚家學迫代更未仕

鴻臚公多子長曰肇昆文莊公肇昆姪人郡庠誌
喜詩曰膠庠接武世蟬聯屈指三朝五十年四姓
衣冠真黍竊一經風雅共流傳此時芹藻人爭采
他日箕裘爾獨先發軔天衢須努力好持清白戴
堯天記曰先大夫以嘉靖乙卯入庠予兄弟四人
繼之及今已酉姪凡六人庠五十五年矣嗣後顧
子姓列宮庠者累累不一不悉考孝廉公之長子
曰牲昆字鹿友名彥也諸子咸譽望蓀交正起中
憲大夫之裔易代後此其較勝云

元

文莊公母王恭人行狀曰恭人若川王公次女生而端靖明辨異人歸于中憲府君時大父中憲公大母劉恭人在堂府君業已蜚聲庠序晝夜攻苦我母新來爲婦以隻身周旋俯仰之間家徒壁立耳大父旣困于賈而休府君又意不問家人產乃饗殮亡乏日諸承堂上歡惟恭人是掣大父嘗語劉恭人吾得婦而婦令吾門且大豈憂生計哉其乳吾姊與吾兄弟夜履率自其手出誕元甫三日天嚴寒不忍劉恭人之皸痲于井曰也卽起調晨夕膳暨劉恭人病且革旁無侍者母衣不解帶供事者數月時不肖元襁褓而啼母以巾負之立于牀側往往至丙夜府君久躡塲屋間咄嗟多感母輒慰言如君豈鹿鹿下人者願一意精所業家事必毋以媯君以故府君亡一切內顧憂後貴每語不肖兄弟以微時事曰迄今吾何敢忘而母之艱辛也

青岩路氏曰顧氏盛矣人亦有念其前有能貧者乎夫不能安貧者貧亦不可保貧而賢孝斯啟世

之貞元也是不惟顧宗備考故京諸盛族之起其
或不如是以起者蓋亦鮮矣吁祖宗能安貧賤以
富貴其子孫子孫不能耐富貴而求若祖宗之貧
賤不可復得所謂滄桑變無他故然則富而驕者
可以觀矣然則貧而怨者可以思矣

王仲壽

俞允附

王叅政仲壽上元縣人永樂元年癸未應天鄉試
公以第一人舉登二年甲申曾棨榜進士第其後
累官至爲參政云

又

青岩路氏曰是科楊公勉及公鄉會同聯登勉與
曾棨二十八人人閣讀書之選未考公與否南畿
科目洪武開科訪陳公恭永樂開科訪王公仲壽
蓋二人者固領起南畿人文之盛者也開三百年
科第之風之始仕蹟雖莫考其姓氏不可忘矣陳
恭王仲壽紀姓氏云爾又按科貢誌洪武二十六
年鄉試春秋魁俞允江甯籍次年聯捷登進士第
此爲南畿進士見于誌者第一人其人莫考亦所
當檢求附記

任彥常

任學憲彥常字吉夫南京江陰衛籍公幼遊庠序刻志詩書天順六年壬午應天府鄉試解元成化八年壬辰乃登進士第授南戶部主事晉郎中歷陞弗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在任甚得士心宏治改元致仕歸閩八府諸生赴京奏保凡上十二章不報公遂從容林下者十餘年著有克齋稿

青岩路氏曰觀公督學之得士心則其平生之學可知居官之德可知矣學足以爲師政足以服士卽未盡其用夫自古幾盡用之人乎哉

青岩路氏曰考科貢誌以任姓起者甲若任祖壽任孜科若任安任讓任良幹者不一其人而天順三年鄉科任忱亦江陰衛籍與任彥常籍同未審一宗與否今江南城中山中任姓多門多云舊衛籍皆遙遙遠胄族屬似皆相通而源流莫審宋明以來人自不重族姓不問宗支之所自落此事遂爲難訪識之以俟後有知之者云爾

陳鎬

祖嵩

父職

陳都御史鎬字宗之號矩菴系出會稽大父嵩以
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鈔天監父璵天順壬午
舉應天鄉薦爲豐城教諭生公及公弟鈔並以文
名著公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南闈第一人丁未
聯捷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
山東提學副使公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政校閱
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
之不假手吏人而猶以餘暇輯成洙泗誌以振發
士習士感其風誼一時興起成就者甚多自後齊

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相聞公會夜至濟陽公
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懼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弗許
削柳箸以進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
枚而已晨行亦並不更問蓋其操守德量交至者
如此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司使會漢沔
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
衆公設方畧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
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
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于是移檄諸郡

歸

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蹟
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乃壬申
公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公卒公所著有矩菴漫稿
金陵人物志行于世

末

青岩路氏曰督學而士咸與之撫軍而民咸與之
矩菴公之爲政應大可觀矣公第進士丁未蓋成
化未年也歷宏治一朝十八年抵正德七年壬申
沒計二〇十六年仕路無齟起部主事終都御史
以榮祿卒于位晚歲當逆瑾之世不至細其位亦

不至損其名文章領袖江淮政事紀綱豫楚始終
無愧可謂全人偉哉又考正德庚午辛未壬申間
乃流賊劉六七等北下川賊藍廷瑞等西出之時
是時楚豫民心不靖風鶴疑兵之日而公能以威
信鎮定烟塵事當更有可觀者再詳

周吉甫先生續金陵瑣事記曰矩菴陳公鄉邦之
麟鳳有矩庵集余求之三十年不得偶過吉巖顧
司理案間見之錄詩三首以寄景仰之私其謁定
山詩云定山今在眼夫子久云亡朝著功名薄郎

曹鬢髮蒼青天知出處白壁愛文章無限停驂意
蘋花遶澗香又廣惠寺感舊一醉眠僧榻重來三
十霜容顏嗟我改童行過師長未穩江湖夢空驚
歲月忙舊游今有幾雲樹正茫茫又聯句兩事
青岩路氏曰矩庵公集在周吉甫時已求之三十
年僅一見今勿問矣擇識二首以僅傳麟鳳之遺
音乎後世又瑣事載矩庵公善飲酒父與竹翁慮
其廢事寓書戒之乃以俸金令工自置酒器一而
銘之曰父命戒酒止飲三盞公所聯句二事一為

陸良材冬官席上同王伯安秋官懷良弼選部一
為喬伯岩希大李觚齋惟正王槐宇敬止過所寓
舍杯酌聯句吁矩庵公登朝服政無向不閑即席
賦詩無飲不妙如是之為文章鉅公風流解元快
矣哉

陳鈞

陳學憲鈞字諒之號自庵早負文譽與兄矩庵同
成化丙午鄉舉丁未進士同郎署出身兄矩庵督
學山東公督學廣東又同日命下時人謂之兄弟

三同先是公以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選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爲之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並逮公與之同繫者二年婁性在獄且病病且危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性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既復位出知廣平郡郡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

去者郡人號之曰陳母宏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向風而公以疾卒時論惜之公爲人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宿而非其義者一介勿取也自筮仕以後服官二十年而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而閒遠其爲忠愛孝友之人有昭然可見者大司寇顧公璘重之刻其自庵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青岩路氏曰故京科甲以兄弟先後傳者不翅多

而以同歲舉舉而捷聯者止公兄弟二人洵可謂人倫盛事余以爲種名相值亦偶然之盛也乃其兄弟同起一時其才賢又卽以同垂百世則其盛也已

金陵名賢帖載公書一其詩曰渺渺桐江流釣其

峙其上一絲繫九鼎名高屹相尙清波風激頽波急瀨鳴秋漲揚颿此巡歷懷古重惆悵問訊水邊祠松杉幸無恙

青岩路氏曰詩蓋遊子陵臺下賦懷者也亦足以

見公風格矣瑣事載死爲神者陳自庵以廣東提學死于任卽爲廣東城隍周蒙泉珊永定知縣死于任卽爲永定城隍山人金魚能寫趙承旨字死爲判官夫矩庵自庵兄弟三同矩庵督學後榮位甚長自菴僅完三同而沒爲城隍以敵其兄異哉瑣事又云陳自菴童枕肱二公之祖皆精天文高皇帝徵入欽天監兩家相約云金陵秀氣所鍾陰地發遲陽宅發速童定居淮清橋西陳定居淮清橋東蓋皆精擇之處後枕肱自菴兄弟皆貴顯云

夫二宗之貴顯果陰宅陽宅之云哉愚不敢謂然然亦嘗有疑考諸外來之族多及二三四世必生異量之人必啟殊常之運似有定例當然者過此卽平平也而已未知何故無乃初受其秀者必發諸來挹秀者日多則秀固不容常在一家地固有然乎哉理固有然乎哉

張志淳

少司農張公志淳號南園江甯人原籍雲南金齒以雲南解元登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第仕至戶

部侍郎長于詩有南園先生集行于世二子曰含曰合皆以風雅著名而合亦登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第公父子以事往雲南皆中雲南解元父子接武領解抑亦世所尠聞云金陵瑣事云合亦中雲南解元張公志淳成化癸卯張公合嘉靖壬午父子皆以雲南解元起家志淳甲辰進士聯捷也合壬辰乃第蓋遲三科又中外省鄉試考張志淳張含張合同中雲南則含亦中于雲南矣特科分未載又舉人未沾一命者有張含名蓋含未仕云

爾

空同李公夢陽張生含詩序曰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壽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歡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歡也夫雁均也聲唳唳而秋雝雝而春非

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于房中雅頌鏗于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于是考槃載吟伐檀有咏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氣通以歡怯悲者也夫大人尙兼君子耻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歡之偕若是

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
老而傳者也

青岩路氏曰南園父子同時以詩鳴可謂盛可謂
樂矣顧以含之才名而終不第豈不可歎雖然以
不第成就夫含之爲詩人而南園公反若藉含以
益傳不在合也人詎盡以科名乎至于科名凡郡
國卿薦膺首薦者人必推之曰地靈南園公暨子
合父子生于江南而科名係雲南之首首薦于雲
南而家世恆此江南之人人之靈歟地之靈歟吾
不得而知也當日者謂天地之奇以今觀之抑亦
天地之偶然而已

張含

張孝廉含字愈光後自稱曰月塢痴人南園公之
伯子也早歲以詩名旣遂以詩交于當世詩壇宿
望北地空同李公南都東橋顧公西蜀升菴楊公
皆重予之升庵集有千里面談兩卷乃與愈光談
詩者愈光舉雲南鄉薦常往來南北兩京聲益高
顧終不獲一第卒老于行倦遊以返空同子爲作

目且

月塢痴人對曰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于京師嘗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痴人者見焉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曰含蓋塢于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檻輝堂白枕掌波溢含也于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塢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日含于時耳更日易迷不知所精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于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郎痴大夫亟召含問故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曰兒真痴耶于是遣含復北游于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味恬于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與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賢豪友則識廣學登于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曰方枘圓鑿雖公

道光十年江甯邑

尊堂南苑康泉

刻張愈光集子曾

見之僅三冊其卷數

在公年近八旬致仕歸

其板當携去今不知

輸不能強之使人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彼狡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痴含自笑曰後痴人痴前痴我痴人痴乎抑我痴乎于是月塢痴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痴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而子之幸

青岩路氏曰諷北地之文不勝教我一唱而三嘆然則月塢痴人之終不沾一命也其必有不可一

世而甘以痴終欲成其為詩人者乎夫然則張氏得一詩人自金齒勝得兩解人之自金齒矣

又空同氏優游堂記曰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之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蹙然而歎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歎也謂含竭精以探賸耶守藝以俟庸耶艱關險阻身屈而身振與優游者殊耶謂驂騑既羈世網終嬰之耶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

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于是弓旌有召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遊斯何也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遊夫舍也少而達名于朝髮與衣白竟優遊以自高斯容谷逍遙之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青岩路氏曰北地之于文也不易予人而爲愈光兩文愛之甚惜之甚予之甚矣意斯人者固成乎其爲詩人而可愛其以優遊卒歲良有可惜者乎余莫詳愈光生平據北地文以爲之傳而俟後之尙論者

張合

贈

張憲副合孝廉含之弟誌云合字懋觀江甯人雲南永昌籍張含弟而戶部侍郎志淳之次子也舉嘉靖元年壬午雲南鄉試解元十一年登殿試二甲進士第六人歷戶兵吏部主事員外郎出任湖廣副使合自幼異敏天才軼倫甫十歲卽長于詩賦兄含才之而愛之時含已鄉舉公車北進經由南都攜合所作示大司寇東橋顧公顧公愛之含還滇公有贍寄張童子合詩二首詩曰羨爾伯兄來萬里錦囊詩卷爛珠輝今看十歲能長賦何用從前咤陸機又云麟子鳳雛難可見碧啼丹啄定堪誇詞源莫倚翻三峽經筭何須富五車蓋重其難得而願其益進之以學也先正之爲天下愛才也如此

青岩路氏曰余于此得兩感焉愈光有弟而才愛才者兄弟之心但十歲童子偶然能文亦誰暇檢其詩卷揚之萬里愈光之風良可感能文者十歲一童子耳而文章鉅公不惜萬里贈寄以詩東橋之風尤可感二者實見前賢之至念閱東橋集謹

表而出之以識吾鄉古風人所畧而未詳者

又按東橋集多及張含往來詩其送含還永昌詩曰去國虛春事還山戀月華鴻飛入烟霧龍臥傍泥沙文許諸儒列家憐萬里賒同臨嘶馬地愁事極天涯漢道于今盛君才過古人少陵無近習靈運有前身鷲鷲生殊種驂騮氣自神司徒真不忝朗譽接秋辰又贈含還金齒詩曰上國遙攜愛弟來人傳二陸總奇才承家文學豈易得失意天門仍暫回馬色飛雲開萬里劍光衝嶽照三台堪憐

絕

南去風流遠詠盡寒齋蠟炬灰又答含留別詩曰淮南阻純兵戈際冀北逢迎瘴癘餘萬里知心仍此別他時攜手定何如荒臺修竹經梁苑匹馬孤烟度楚墟彩服到家安穩甚早揮潘筆賦閒居青岩路氏曰觀此知愈光當日在詩壇蓋採驪珠而既得到處其光照乘當世詩伯莫不心焉下之知雅曲者亦不獨升菴楊子東橋子猶夫北地李子不易予人茲其予愈光也極矣嗟夫愈光上有才父下有才弟已以才盛其間而不遇益令當代

愛

賢者爲之三歎以增其後前後重然則其爲遇也大哉○觀攜舍弟來之句含及合其後兄弟必同上公車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七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八目錄

文武甲科元宗

尹武三元鳳一宗

尹昇

尹鳳

尹邦憲

尹邦富

尹邦定 尹心裕

尹心祚

尹心禛

周武狀元一宗

周旋

志作乾

袁武狀元吉一宗

袁吉

文武狀元質一宗

文質

董武狀元永遂一宗

董永遂

解武狀元元一宗

解道

解曉

解元

解學熊

解武榜眼學熊一宗

解學熊

傳見前

尹武會元鳳一宗

尹鳳

傳見前

田武會元應元一宗

田表

田應元

田善生

黃武會元越一宗

黃越

李武會元艷陽一宗

李艷陽

原缺

尹武解元鳳一宗

尹鳳

傳見前

周武解元時信一宗

周奎 周奄 周奭 周太 周時信

張武解元如蘭一宗

張如蘭 張可大 張文峙 張可度

張鹿徵

劉督府璽一宗

以下武中拔異
凡六人附後

劉璽

指揮孝義王一宗

孝義王

陳參將忠一宗

陳忠 陳世文

楊驃騎將軍銳一宗

楊瓚 楊銳 楊評

童都督仲悛一宗

童仲悛 童仲慄 童以振

徐督僉國全一宗

徐國全

新園金

金符會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八

熬曉亭

青遠雙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尹鳳

尹三元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鳳陽高皇帝起
尹榮者從後戰沒以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
後衛六傳至昇而生公公早孤有奇志貫經史諳
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上賜宴兵部

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蒞建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捷聞賜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晉叅將分守蒞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至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卽斬以徇于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滸嶼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算

己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算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鬪海洋直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乃至人見公所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馘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詔舉邊材起公蒞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

德叅將亡何徙守蘇松會萬厯改元念公功勞以彩幣是冬因大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握環衛爲天子爪牙貴重矣先是譚公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悅陰謂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踰艾名聲籍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遊歸矣乃上書固請歸歸日偕閭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萬厯戊辰春秋七十有六乃以壽終里第論

祭賜卹並得如禮子三邦憲邦富邦定俱諸生孫六憲出者三心裕心祚心禛亦俱諸生富出心祚定出心祖心祺其後本支蓋日以益繁云

太史澹園焦公曰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蠻夷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鈴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迹倫魁結知明主黃金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歿也猶徼恩卹爲泉壤光豈非生死哀榮有始有卒也哉

帝里明代人文卷之八
青岩路氏曰嘗念爲將者當有將之氣而亦當有將之德決志疆場馬革裹尸不悔氣固當然然壽終里第以善收功亦未爲不可從來武臣亦無難善收之功特爭功貪位一拂袖以退實難耳若在竹尹公不爭不貪明決進退豈不雍容儒將良可觀乎自闢武科以制科選熊羆之士所得仍讀書儒者此輩不得人則猥瑣難看得其人輒英清可敬若尹公是已公名列狀元而傳云鄉會皆第一則三元也固一代不多見之人也

留都武學志尹鳳由武學中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會試先一年中丙午應天鄉試皆第一殿試復天下第一人蓋聯捷也仕至後軍府都督提督京城內外巡徼乃條上便宜十事一時奸弊盡剔掖門左藏譏防尤密貂璫貴戚斂手而未幾卽請歸逍遙林壑者三十年乃卒云

青岩路氏曰聯捷三元自來所難在竹公亦可謂書生奇第矣雖曰武未等文而公勲名之盛進退之美人品之重家世之全固多文所不逮者夫何

機

帝里明仁人史畧卷之八
歎乎哉公諸子按志萬厯丁丑科進士有尹邦憲之名則公長子邦憲相繼以武進士發可知第莫訪其仕籍何等又按蘭嶠朱公志萬厯壬子公晉南禮部右侍郎時方錄監生之厯事者應都比試公拔士尹邦富等若而人衆以爲允
青岩路氏曰公家白下橋西與余家同里易代之初其屬族而居家猶大盛未幾各析而去遂莫訪今東方多尹氏第未審孰爲在竹公後者賢者之裔想正當未替也

周旋

周狀元旋名據周氏金陵瑣事考志並無旋名徐氏留都武學志周乾由本學舉鄉試中嘉靖壬辰科會試殿試天下第一人

青岩路氏曰按志南都武科起正德戊辰止天啟壬戌其間得狀元六人周乾尹鳳袁吉文質董永遂解元而周乾居得元之首乾吉甫周氏記曰旋誤當以吉臣徐氏志乾爲定志據本學題名石也吉臣徐氏名伯徵浙人萬厯己未進士天啟初教

授武學學始有志大畧而已不詳

志序畧云古文武不分唐開元中始設武科宋慶
厯間始置武學其得人不能盡考然汾陽王之勲
業從武科起家以韓侂胄之權赫而武學生華岳
上疏極數其惡濱死不悔其氣王固有如兩人者
儲養之也明興虎臣如雲重熙之後當陽念凡勞
臣之裔期有以養之于是兩都並建武學始自正
統其自都指揮而下以至支子俱得入學考德問
業隸于兵曹示統轄也董以師儒專服習也其兼

望

工操觚者俾試文闡其謀勇獨擅者登薦

不分文武一視之考南國賢書自設武學以來

登南榜鄉薦者如干人登制科者如干人以劉清

惠之鉅碩楊水田之潔脩俱從武學發軔更宦

蹟逸行得世廟時死島夷難者若而人日前隨三

韓沒者若而人秉螯孤而先登者若而人仕而能

幹辦隱而能清真者若而人亦自錚錚足資考鏡

夫書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熊羆者

氣也不二者氣之本也國家設學分文武而不分

又

疆

文武其養之也深矣前之報之亦既有人矣後人本其心養其氣如汾陽王之用而復置置而復用可如華岳之不畏疆禦九死不悔可士不自靡其氣人得而靡之耶應拊髀而樹廓清之列此更不分文武足以自見者也于是志也可以觀已

應

青岩路氏曰嘗念正嘉之間衛分之家文武人才交升並見盛甲一時而未審其所由今而知天時人事雖一時適會其然亦武學之設上固有以鼓之也上之求才意有所注即才必有所廣而起蓋夫如是哉武狀元六周乾首之而乃無遺文可考慨

袁吉

袁狀元吉由武學舉鄉試中嘉靖庚戌科會試殿試天下第一人仕蹟未考是科以同學同年第者張應科凌芝共三人而應科仕至浙廣叅戎以威廉著名云

青岩路氏曰武大元六乃周旋袁吉文質僅存其名與科分而一事無傳家世莫考然則士之科名

抑亦何關於存沒可歎哉之武科家世其後猥雜而其前則莫非衛族蓋武之設學原止為教軍衛子弟凡幼官應襲職子及舍餘其制甚嚴莫容冒亂當日告送入學者俱係見有品職教之即用之原不待科目其更設科目者別見鼓舞人才之意朝廷重之其學諸生亦自重之不以假人故凡得舉者莫非衛籍周袁文三公雖家世莫考而必皆係衛籍則可知也

青岩路氏曰明初南軍衛諸籍全冊聞兵部秘之外鮮見今益無考故都萬姓具籍之所周袁二姓徧地多有淵源難問若夫文亦孤姓也明之季也猶見有一二宗彬彬人物列乎士林未知與文質之裔相系與否往不知詳今則已焉慨夫

文質

文狀元質由武學舉鄉試中嘉靖癸丑科會試殿試天下第一人仕蹟未考是科同學並第者共十人

青岩路氏曰按先是周乾第嘉靖壬辰自壬辰間

四科考未遠迨丁未科尹鳳及第次科庚戌袁吉及第又次科癸丑文質及第接連三科而同學之士相繼大魁天下者三人且尹鳳更以三元聯捷擅自古所不易見之奇而領其端不亦盛之極乎其後董永遂及第萬厯庚辰亦次科癸未即解元及第更考文科萬厯己丑焦竑及第亦止間一科乙未即未之蕃及第其地科名不至則已至則相繼而來有若此無乃山川之精氣固蘊耗有時而人文之煥發實消息有待乎撫今識昔不勝念已

雖然踞蟠之龍虎依人猶昔元魁點綴亦未竟至無眉顧修眉以副之者寔未審何如耳

志云明初解縉條言當設武學于京師教世胄子而未即行建文粗立制京師北遷事遂廢正統壬戌可御史彭勛請南北乃設學以教世胄之士南學初設隸文場鄉試後乃另設武舉其制轄于兵部而專督之以武庫主事以季考爲主課其能優者聽職方取用又每遇會試之年以屢考優等者起送京師始得與天下武舉會試焉其明經習舉

子業者亦考送應天鄉試蓋其制如此故當其時
京衛諸宗文武科名斌斌競起

文科進士考云正統戊辰副使沈琮景泰辛未御

史周鈔行人王維善御史周清甲戌御史胡寬天

順庚辰叅議王徽成化乙未知府姚曷宏治丙辰

工部尙書太子少保劉麟已未主事張宏壬戌知

府劉彌正德戊辰副使邵鏞嘉靖壬辰叅政楊成

辛丑行人路伯鏜

文科舉人考云正統甲子沈琮周鈔學正孫達壬

戌始建武學甲子卽領文薦者三人丁卯禮魁胡

寬周清王惟善景泰丙子徐濂王玉王徽知縣曾

黻天順已卯李穆成化乙酉章聖廟諱應辛卯姚曷長

史薛瑞惟官張陞同知俞綸甲午王龍丁酉鹽運

同知李用文庚子喬衍癸卯都督府經歷曾瑛宏

治壬子劉麟張宏乙卯長史字賓袁經戊午國子

監丞趙榮顯劉楷辛酉邵鏞劉彌甲子知縣柴虞

俞徽正德丁卯知縣劉宗啟丙子通判楊森嘉靖

乙酉楊成戊子張誥丁酉通判甘節庚子路伯鏜

推

董永遂

董狀元永遂由武學舉鄉試中萬厯庚辰科會試殿試天下第一人釋褐之後初任授河間守備時河間有巨盜以白晝劫行旅欲擒之則莫可迹遂乃密布方畧曰以我迹之則難以彼就我則易獲此固多欲可立致之也以壯勇家丁偽攜重寶入境若行賈然者盜就劫焉隨捕擒之由是盜賊屏迹難除之積梗一旦廓清時服其才轉甯紹叅將智畧兼致與倭戰頗多斬獲已而移鎮參杭嘉湖

事出汎獲通番周十七等百有餘人搜得番金七千餘兩解京紀錄擢惠潮參將又拿獲海寇黃亞木等凡數百人陞副總兵時值秋汎以拮据朝夕篤勤于事不懈于職構疾卒于官

按志是科南都武進士八人永遂暨田應元外吳邦正楊元為勝附筆于此吳邦正初授神樞坐營時上大閱正騎射擅場天顏喜動遂擢中都留守繼晉薊鎮遊擊虜訐奮擊之軍聲大振虜仗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為導邊人日思掃除之不能也

正計揚旗鼓佯犒三十人而擒武烈等斬之一方以安楊元都闖粵西以善政得土司心土司饋金三千嚴拒不納威廉著聲晉思恩參將討峒賊焚其巢乘勝回攻武緣賊擒渠魁十二斬首三百餘級未幾安南黎莫一二酋構隙稱兵朝議以元威名素爲二氏所憚下詔致討元馳檄責以大義黎酋氣奪事平賜金尋征荔浦恭城徭賊一日夜破十寨斬其首賊復蒙鈔賞晉昭平副總兵討皮林苗元用計乘夜襲擊苗自潰平其地擢掌南京錦衣

乞休未允卒于官

青岩路氏曰董永遂田應元楊元吳邦正皆才將也同一歲而同學起才將四人亦盛矣哉

解道

曉

解指揮道金陵人高皇帝賜名道相傳道家藏道遺像像如童子烏紗矮冠服朱團領袞袍二軍士持刀侍立袍亦高皇帝所賜也又御書解道二字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寸許萬曆癸未科武狀元解元道之裔孫也元之父曰曉曉常言

位

道之祖與高皇帝微時有舊帝卽倍召其五子悉令從軍相繼没于陣帝心憐之命抱其孫至上親書解道二字示左右莫敢言一人曰道字差小上怒曰道如何小立斬之乃官道留守衛指揮後年甫弱冠一日入朝張真人于朝班中與道揖爲御史所糾上詰其故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曰道乃天上黑然神故臣爲加禮道旋趨出至午門前立化上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尸不仆問之真人真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袞

煞

加

袍賜之袍始力身身卽仆後遂以賜袍傳像丹邱王子亦嘗見其像與御書云

青岩路氏曰自古開國啓家傳多怪詭大抵人駭非常之遇則事張莫核之奇解道天神之說然乎否耶夫亦必有異矣第道之卒也旣云年甫弱冠像如童子而雲仍相繼近三百年果道之後耶抑五子相繼戰没者猶別有孫在遙遙傳疑而莫考耶則今日解宗一惟歸之解道而已於戲此袞袍童子之餘第也

解元

解狀元元字汝慶號曰荆樵由武學舉鄉試中萬
 歷癸未會試殿試天下第一人任中都留守遷徐
 邳參將徐宿豪猾有聚黨者欲縱囚劫庫方為亂
 上下兇懼元曰乘其謀之未發治之此不過一獄
 史事何待潛設法縛趙民樂等數人餘黨悉散去
 亂以遂釋元為人守正而恥隨時尚居家孝友母
 病刲左股調藥仕至山西副總兵其鎮山西著宦
 績而究心理學善詩閒居詩有脫來宦海風波客

吏猾

烏諳

拾得柴關花鳥身之句其人之氣韻可見矣元之
 孫學熊復登崇禎戊辰武進士第二
 青岩路氏曰武狀元六人止語尹解兩宗外四人
 緣志僅列名並不系衛分其說曰諸中會試者此
 不能悉載其衛地以明倫堂自有題名碑記也吁
 滄桑遞轉今並不知當日學宮何處令人焉訪其
 題名記哉是科武進士得十三人首解元次方矩
 人亦可傳矩既出身每砥礪名節歷陞浙江副總
 兵拿獲與販日本違禁商船銀三萬餘兩商人林

元願以半賄免矩盡輸于官毫無染指故當日見于薦剡有多金不入目具見高明之獎又促倭定亂績方縷縷而因病旋告歸云

青岩路氏曰功名之路不同人生之分也而清貞之趣則不分文武同之大抵甚熱之間其中不覺自存冷意吾鄉前輩士大夫不分文武多有然者無乃風氣固然乎若解若方亦可觀已

解學熊

解榜眼學熊荆樵鮮總鎮之孫也復登戊辰科武

進士亦以勲名著

青岩路氏曰戊辰崇禎元年也學熊是科武殿試第一甲第二人自萬厯癸未至崇禎戊辰凡四十六年而解宗得狀元榜眼二人亦可謂盛自解道至解學熊家與國始終于是矣解初五子雖阨于武其後武之恩榮長矣哉○相聞南武學以鼎甲三名起者並多人榜眼止聞解學熊一人其餘及探花並無姓名傳狀元六人志亦考自正德戊辰抵天啟壬戌止天啟壬戌抵崇禎癸未終尙有七

科恐猶有人願後之知者詳焉

田應元

父表 子善生

田都尉應元字善長先世城武國初名興者累戰
功授水軍右衛千戶乃世著籍金陵祖勲千戶父
表京兆諸生以君貴封昭武將軍君少傳爽有奇
志已受儒業從文學會大父老當代于是入武學
萬曆丁丑襲祖職兵部會考第一人南還當事委
以浦之船政浦人以為能庚辰登進士授吳淞總
參鎮帥中軍事條上備禦策多中窾時傳寇且內

蜂

促

訂遠近洶洶巡按御史舉以訊諸部皆錯愕不知
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大奇之曰總司受事
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爾自是令下當議者
輒咨詢及之既而首薦于朝因開闢河南管局捕
事歲凶攘寇峯起前任者即斗粟輒論以法君至
歎曰民為飢所驅奈何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
羣聚者不問于是盜盡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
喜謂得君晚上其事晉遊擊將軍分守劉河以內
艱歸未終制數奉檄從之任辭不獲已起視事甫

留

勞

至簡師申令爲桑土計加毖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咸思一當寇自效然終任四年際境恬如無論荏苒之微卽鹺販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參將于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蜚語論列旣而以指摘非據獲罪君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觀者于此可觀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等衛卒北防事竣論功鈔賜白金時以勢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旣

抵家疾良已乃以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蕪植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不出戶庭而時放于山阻水涯樂可知矣丁酉昭武公疾君侍疾脇不及席者四十餘日及卒柴毀久之服除惟與鄉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通謝當道知其意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邁疾逾春竟弗起生嘉靖甲寅卒萬曆乙巳年甫五十一耳君居恆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

萬

奉無所紛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年不廢其自樂者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花月之夕則召同宗飲焉而已子一曰善生以歷歷己未科繼登武進士青岩路氏曰田都尉以武健而作循良之吏儒家之子也父表以京兆諸生而封昭武將軍異甚逮其晚年父子雍容結社言歡徜徉林壑又以昭武將軍而享儒生之樂更異甚此當存爲吾鄉之佳聞不比于他封贈之常侍養之套者也

黃越

黃都督僉事越號曰長白世錦衣衛籍公爲萬歷辛丑武科第一人第後歷官至南京左府都督僉事長才偉度精將畧善于用兵經任遠近所至樹績其尤著者在粵東渡海征黎平抱由羅活諸峒在南水陸營渡江禦蓮妖保障鳳陽獲陵寢有功在黔領專勅征安酋擊破酋定織金大方諸寨捷聞上優賚之旣而解印歸還家南京公少孤事母盡孝事伯兄如事父生平祿入悉以周宗族不爲

家年七十有八乃卒

李艷陽 缺

周奎

周都指揮奎襲南京金吾衛指揮同知初肄業武學閱史至宋宗澤死之日呼過河者三巨聲壯之曰烈士哉聲淚俱下遴掌羽林右衛篆兼造撥黃船力清宿弊却羨金拒內璫進鮮之多索至危言不爲動迄裁減定爲例當路賢之晉守備溫處值倭患叵測防禦整飭毫不染指軍需時大推之曰

裏

廉將已而倭挾徐海等嚮導由溫台至嘉湖所在殘破告急南都南樞選驍勇四百人往協戰而難其將譚職方綸舉奎大司馬喜爲得人奎捧檄兼程至過門不入適將兵往留弟太守廬墓而弟奄及奭願偕行助戰奎仗劍別親友無難色曰馬革裏尺之言千載有生色吾義不顧家矣至浙遇倭嘉湖境上奎設伏挑戰佯避引之伏起大捷次至崇德復大勝之倭尋聚衆犯德清甚急奎率兵至橫塘後高村等處以兵數百當倭數千衆寡不敵

奎奮勇血戰手刃數倭，見前不動相持遠日暮會
暴兩如注倭乘之突起我兵敗績奎轉戰被傷胸
脅血縷縷出猶攘臂大呼疾戰力竭同副理問陶
一貫死之而奎之弟奄及奭亦皆陣亡方奎戰將
死以歸報孀母囑兩弟兩弟齊憤激曰兄爲國死
忠弟輩豈難爲兄死義三人提刃厲聲罵賊同及
于難奎年僅三十二一門三士一日併死于國人
共悲之事聞詔特褒之陞秩三級授奎弟太襲都
指揮太之子曰時信

青岩路氏曰夫節曰氣節人平日有氣臨境斯能
有節故文士尤當以氣爲先而况稱武丈夫者乎
用指揮之節一其平日之氣爲之云爾吁周指揮
奎兄弟四人其三兄鋒鏑疆場而死特爲其第太
一人世都指揮當坐而得之也天之報施難問也
哉

周時信

周武解元時信南京金吾左衛指揮也初遊武學
鄉薦第一既襲職奇畧出人意外表萬厯辛丑秋會

周家橋把總貪激兵變臺檄信往立定之未幾鹽賊王愛溪者糾黨數百劫殺孟河間信藏戰艦自登民舟潛探至舊洲見大船五掛帆而泊視其人盡強壯器械且多知必盜船卽上戰艦得善沒水數人命持鋸斧以俟親督戰艦亟迫盜船盜倉卒出敵自辰至未殺盜踰百盜懼急遁信令持斧者沒水斫舵頃刻盜三船舵落愛溪被箭死獲其船三餘賊五十七人私鹽器械無算中丞嘉其才勇檄署揚州營遊擊事時掘港守備馬紹援者舟泊

京口夜爲人所殺淮甸震驚中丞密問計于信信曰紹援素暴殺者必仇也請以計捕之隨諭部兵李守已曰爾善巫祝投爾計捕賊守已至掘港訪知百戶王某蓄亡命恣與販紹援曾擒其黨王某每恨形于言守已令同行者一人詐稱病篤守已爲之巫祝詭作神附狀曰余馬守備也特來報王某仇城市喧傳王某明日果宵遁守已追擒之江中一訊卽承中丞更異之厯薦擢天津右營春班遊擊將軍龍井關介洪山喜峯口之間兩山夾峙

沙河納衆山奔水西虜往往潛渡爲邊害嘉靖間
戚少保繼光議築方敵臺于水中央多用鐵椿堅
其根置烽燧于上至萬厯丁未夏虜偷掘臺基值
山水漲發臺圯水勢漂石連築不就總督識信多
畧以此屬焉信先列精騎五百伏火器關外以防
虜突視臺形惟方故水得陵之不若易如棗核形
足以殺水鑿傍山巨石數千丈製連環形躬履衆
山遡諸流之源遠爲導洩以分水勢乃截上流而
汲之使涸得少保鐵椿故址將巨石下之石石相

連水不能激臺基屹然而成又傍置小臺二座以
遠殺奔水工半就滿旦部落數百騎潛犯遇我伏
發大戰戰急信策三百騎往援斬首虜四十一級
報之總督大賚特薦之踰三月臺與城工悉完而
會病卒于天津公署一時上下咸惜其用焉
青岩路氏曰若周君洵夫奇畧出人意表矣有用
之才矣夫或曰大將之用正不在此吁世固有大
將所欲爲不能每求如是才而不得者則周君才
用可易云乎哉

青岩路氏曰相傳故京武解元多人而無可訪問
止尹鳳一名本傳確據張如蘭云中第一人不詳
爲鄉抑爲會周時信傳雖云鄉薦第一亦科分莫
詳以其人可書且書以懸疑志云武舉初附文庠
未有鄉試正嘉後有鄉試亦無錄自萬厯己酉始
增錄又鄉試登錄者會試下第還復肄業學宮下
科復應武舉待二次選中曰三科武舉其人不勝
雜瑣故名不能槩錄噫此武之科名所以多無考
也

張如蘭

張千戶如蘭世南京羽林左衛千戶以世胄中
□□□科武舉第一人官至淮徐漕運叅將好學
博極羣書談古今之事動若指掌凡陪京大利弊
當興當革者靡不條議多見諸用而公生平飭身
行則動準古人

青岩路氏曰余自幼聞公名而不曉其人郊南松
風閣張氏文獻盛時亦間與座而不知詳其前賢
源委今其人文凋謝騫焉追求止見劉氏詢芻集

所傳此數語然而公之大用與其飭身家法亦畧可知矣懸之以俟考

張可大

張莊節公可大字觀甫號扶輿世南京羽林左衛千戶公登萬厯辛丑武進士幼警敏善騎射由都司陞叅游會征黎之役與總戎王公鳴鶴用黑番導入其洞平之調甯紹駐舟山倭再入犯公連擊破之加副總兵歷南京錦衣衛掌堂又僉書右府管府事提督大教場總理水陸軍務鎮守山東兼

員

防海總兵官時爲崇禎元年自三方布置議起而登萊爲神京門限主客兵雜處新舊餉兼支繁猥無緒公至首定經制汰冗冒水上則立海防左海防右并標中三大營爲汛守內地則止留步家丁一營馬家丁一營并陸左陸右二營爲城守歲省金錢二十萬會裁登萊撫鎮兩臺疏保公暫管登萊協守事而開府如故報可自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順于是或議阨南關嶺或議築長城島公以鹽場口居兩山之間

其隘可守外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顧更設銃城于黃金山最高頂則金州固矣遂決計城之二年妖賊作亂圍萊陽公擊破之焚其六砦東兵入公率山東兵七千勤王解京城圍陞都督同知明年還鎮四年劉興治叛公領專勅擊斬之東兵攻鉄山諸島公擊却之陞右都督其冬改南京左軍都督府管府事已得代會孔有德之亂公復轉提兵欲會勦巡撫孫元化意主撫不聽公分城以守城陷公守水城知不可爲

鮮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吳振姬間道歸山東上之殺其妾陳氏自縊于署之太平樓子鹿徵以公柩及母太夫人由海抵天津疏聞賜贈廕祭葬建祠特祀諡曰莊節

兵部尙書張鳳翼疏曰登州總兵張可大以陞任候代之官爲櫻城戰守之計苦心竭力倘無掣其肘者不難生擒叛賊正之藁街弗幸奸人納叛堅城失守可大知事已無可爲具冠拜服關題壁手刃帷中之侍妾泣辭堂上之老親投繯而死何其

關

慷慨從容也且生前曾滅蓮妖勦東江劉興治血
功在在可紀生爲名臣死爲烈士應照例贈廕以
風大帥者也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陳子壯亦曰本
官劍氣封狼矢心裏馬背城借一橫飛平野之霜
立節在三遠接睢陽之脈旣辭親而就義且刃妾
以明清忠臣不有其家老母猶能罵賊是誰無死
足愧偷生業叨贈廕之隆合賁卹幽之典
誌曰公登壇者樓衣冠北向拜手刃愛妾題曰某年
月日山東總兵張可大盡節于此遂死之事聞祠

祀之特賜祠額曰旌忠贈太子太傅公孝友博學
所至敬禮賢士大夫投壺雅歌雖軍旅倥偬手未
嘗釋卷好古長于詩文所與贈答皆海內通人勝
流臨文輒有韻懷臨兵輒有雄畧許太史石門謂
其將而能吏勇有其廉錢宗伯牧齋謂古之儒將
而以忠烈特聞尤足重云公所著有真州婁江電
白舟山諸稿白下牟子駛雪齋諸集

公詩文氣韻邁絕海上之篇更爲可觀錄詩一文
一以見大概蓬萊閣詩蔚蘭佳氣滿巖關羣玉峯

頭擁翠鬢拍岸浪花鳧出没捲空雲陣鳥飛還島
中義士風霜古洞裏仙人日月閒員嶠方壺何處
是只疑相隔小重山辛未端陽巡海著北海遊紀
有海外六觀文特秀拔其觀海市記曰唐隄在海
中兩山之間從廟島望之如鋪白練相傳唐太宗
欲過此山隔水不得渡禱于神一夜沙石湧出成
隄至今洪水衝突不壞故知鞭石驅山非虛語也
予于六月望日駕餘艤至中流長年報曰海中有
市遙望巖磯黃成島疊起樓臺城郭之狀浮屠雲

薄

樹之形色頗淡黑如米家山水亟移舟就岸登山
頂東望海洋紅光隱隱直溥雲漢華闕碧堂金臺
石室紫府丹房無所不有而又紅垣環匝如金谷
園中錦障十里遠不知其所至其中則人物往來
車騎如織儼然都會觀者無不洞心駭目嘖嘖嘆
賞嘗讀蘇長公貝闕珠宮神工幻影之句每謂寓
言乃今信之凡海皆有市以予南海所見列若翠
屏環如赤壁中隱隱突麗譙狀觀止此耳求所謂
金橋千尺瑤闕萬里者無有也凡山亦有市如誌

獲

載棲霞方山春日清明四圍雲物布獲見城池樓閣幢旛諸形是亦市也然不多見故市必以海為奇而登海之市為尤奇市之始見每于春夏東風微發時冬則無之此子瞻所以歲晚至登苦不得見禱而有應者也特其起伏變幻不可名以倏而成市倏而歸市倏而罷市孰能窺其所以然窮其所不必然莊生所云宜問諸罔象問諸鴻蒙者也憶予己巳春在太平樓見市起小竹已而連大竹牽牛諸島為一有樓船數十艘懸帆而來為城闌

寮

者二門俱半啟為塾臺者二上懸赤幟山麓吐一平堤上有人物俱服紅紫因據綺審稱絕不如此番所見更為靈怪也即土人亦云數十年來所未有噫異矣

仗

青岩路氏曰人不為真詩人耳果天授詩人之性而又處之天海之奇以生其胸臆借之天子之兵以暢其心之所欲為才之所能為如是焉而伏節以死義即莫非我之詩境也勝于窮愁以為詩之境者多矣何恨哉張莊節公臨文輒有韻懷臨兵

輒有雄畧余以我公臨兵之雄畧卽其臨文之韻懷也非二事也故京詩人初有孫炎未有張可大前後氣魄足以相映復哉其一致者也

張文峙

張逸民文峙名可仕以字行更字曰紫淀漲莊節公可大之弟也七歲能讀楚詞弱冠雄據詞壇貫穿經史辨覈掌故當爲諸生務爲根柢有用之學是時字內奇才劍客以中原亂多集舊京聞公者多與之班荆抵掌輒畏服去當賊之震驚鳳泗南

陽

大司馬范公景文詢公以江防策公臚陳古今方略撰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圖阨塞核兵餉稽營陣布置南北數千里列如指掌旣而登萊之變莊節公殉難公徒步逆其喪以還中年家坎壈貧甚而公倍篤友誼虞山太史爲之傳曰文峙慷慨有大志孤行側出歌石爛而憂天墜非時人所知也傳曰士尙志文峙以之公家鍾山之陽圖書滿架也聞菴地之令擲筆徑出墊巾壞服往來棲霞雨花間出無童入無廬冬無裘夏無葛衰不秋病不藥

行忘之遊忘返行吟野哭嘻嘻咄咄癸巳冬積雪
拒門擁衣寒餓詠雪滿山中之句賦詩四章歲暮
懷友十六章踰年屬疾告其弟二嚴曰晚年讀楞
嚴般若悟成住壞空之理病中有神告我是身清
淨勿以感懷錯亂之任運往耳所謂強立不返得
正而斃者也傳曰士守道文峙以之所著紫淀老
人編年稿五十卷選宋元詩十卷明布衣詩百卷
手錄古文稗書百餘卷沒後皆失散猶子瑤星作
遺書歎以傷之

青岩路氏曰以紫淀先生才志嗟乎倘其得見于
時卽事不可爲亦當比其兄莊節公之烈烈而徒
湮沒牖下惜已雖然唐亡之後詩人不可無皮日
休宋亡之後詩人不可無謝臯羽有明舊京三百
年詩人享其盛者未必盡傳而嘻嘻咄咄百世之
下與之莫解于雨花木末之間者焉知不在紫淀
先生而然則先生固及其兄莊節公日月爭光同
不湮已

張茂才可度字季棧後改名二嚴紫淀先生之弟

也

也亦能詩二先生後同固窮而志不屈及吳郡陳君濟生詩壇宿好陳君張莊節公兄弟傳云文峙後莊節公二十三年卒于家二嚴間過吳門年六十餘矣為余言興亡生死之故未嘗不涕沾膺也蓋張氏之風節如此

張錦衣鹿徵字口口莊節公仲子也幼擅文譽亦以詩名太平樓之難既牧莊節公柩奉太夫人泛海趨京奏明莊節公義得廕錦衣衛鎮撫歸即掛冠隱雨花之松風閣守祠以終

收

青岩路氏曰明初立武衛儲熊羆之士迨太平浸漬熊羆盡挾麟鳳之文彼以文興者莫問即其仍以武興而其文彌盛若尹張諸族是已或曰若此者代之所以文弱也是不然不文焉能熊羆之士即不二心之臣吁張氏父子兄弟心數十年結而不散不獨莊節志在一時非以其多詩人之故歟可思已

劉璽

督府劉公璽字廷守號曰省齋南京龍驤衛人懷

博

雅嫻將畧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莅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薦之陞南京旗守等衛把總運糧正德間值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之奉勅守備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其宿弊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仁廟諱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建亭勒石以識思焉江西

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內外乃交章薦列公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請副叅命未下而王公卒

遂奉敕充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
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
論薦奉敕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
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
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
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
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
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溫

回

旨慰留再乞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
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
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公再蒞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
辭解任固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
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
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
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喪哀毀至
嘔血弟早逝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不忘親

黨至却舊屬金暮夜之間還亡友寄十年之後德盛矣哉學問該洽議論識見常出人意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尙書句曲王公暉昭德錄敘畧曰始余友公子江闔覩公面巉峭無渥顏聳房傲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亶亶總總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錯載稽其績效井井秋秋具有倫敘退省其私禔身飭行毫髮無所苟

肩

秩

斷處

一日巡按御史莅南昌郡學郡學生講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虛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

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人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豫設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卽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愚而退然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皸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

者之盡得若人焉漕困其有蘇乎

玉泉陳憲副欣慕篇曰公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一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闡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之語其後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公總漕運夙諳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網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其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

允

者嗾言官論之罷歸卒公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者乃論其昔作青菜劉今作黃金璽人多冤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青岩路氏曰省齋督府起家武弁而清聞上下仕功所在久當人心不留後議難矣哉迹其所以及此者明識本于讀書能以其才行其識則一惟其氣其氣之始終不折則一惟其清吁人甘不失其為窮鬼弗貪榮進抑亦何事不可為乎而究之命

榮

當榮進者自樂進曾何病于是名位若省齋亦足以止已崇禎之季鄉紳士先生舉省齋公並李公重王公徽沈公越顧公瓌等十人以清絕傳者為十先生崇祀學宮事且行會有沮者且待旋值世變罷論要如公等者清芬已貫天地不惟鄉里即不俎豆馨香亦無不得也

王指揮

孝義王指揮世襲虎賁衛妻死不娶獨與母居孝養備至人皆稱為孝義王而不名蓋重之也有同

官黃某者遠謫久不通問其妻貧不能存成國公朱公儀憫之且知公失偶欲以黃之婦妻焉一旦召王之母謂之曰聞汝之子久不娶人固義之第中饋無人恐不能曲奉母之甘旨今黃某久謫不歸生死未卜我欲以此婦配汝子宜乎王母不敢違唯唯而已次日復召王君語之亦惟唯唯蓋成國公乃其主師不敢以言拒也成國喜遂主其事以爲美舉擇日歸之王君雖處一室夜則各寢居數月婦之母來探婦婦述其由翼日以告成國隨

帥

召王君詢以其情告曰曩蒙主婚不敢違抗姑納之某若與同寢他日其夫歸何以處之况彼失節是某失節也成國曰若爾其如之何王君曰如保爾全不若遣送謫所某家有老奴夫婦二人皆六十餘矣某給路費令其伴送到彼庶此婦不致失所成國嘆賞者久之亦賜銀十兩卽遣二人送往其夫所謫之地于是夫婦重聚致書感謝成國由是益重王君四方聞其事者皆稱嘆之青岩路氏曰孝義王真金也非成國朱公鼓洪鑪

置諸風鞞之間者數月不顯其不變之色于王君
益矣哉雖然成國仁乎戲矣是舉也失大臣之體
損大帥之道不止令王君失節而已王君以原婦
明詞以還璧其夫庶救主帥前失之半抑亦可以
云報矣夫

陳忠

子世文

陳參將忠號南塘府軍衛衛軍也家貧忠有膽智
能于江面浮游百里常于神烈山獨擒兩虎由是
知名補役新江口當操高都督者新任嚴刻自用

叔

而誇大其家丁拳勇營將豫選忠等候比藝及演
武忠連陪其三人都督短氣苛求其小過捆打一
百鎖之營中詰問之曰陳忠好武藝今日如何意
在致之死也入夜忠手斷鉄索潛還于家送祖母
于敘送妻于岳家半夜泗大江逃命于淮陽開府
李公麾下李公江右人以倭警治兵偶宿廟灣之
關廟忠宿于三里外方睡忽夢神將冠幘手牙笏
書火字于上以示且指其去路驚醒漏下二鼓呼
起兵衆巡至關廟見倭奴廟前放火兵少不敢戰

乃從廟旁拆牆救李公出卽傳四路兵蜂擁而至
夜殺眞倭首級七十二顆李公大喜始重用忠已
又于牛王河與倭大戰忽羣倭以奇兵襲其後忠
曰事急矣乃負李公渡河公感之結爲義子兩家
各畫渡河圖以紀其事忠又曾在總制梅林胡公
幕下一日對陣見羣倭躍武挑戰梅林公曰得一
猛將衝之以挫其鋒則可也忠毅然願往梅林公
卽以所乘馬與之人雄馬壯白袍雙刀舞入倭陣
如無人焉賊皆辟易乃緩緩策馬歸梅林公大喜

揮兵繼進遂獲全勝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
警望風披靡公獨敢勇爭先戰氣百倍不階尺寸
屢建奇功由卒伍厯官叅將嘗于通州逐三倭一
鎗釘一倭奴于牆兩倭懼其猛勇不敢救而去威
名大著凡與倭寇百戰未嘗少挫三軍咸敬服之
其夫人沈氏亦奇勇忠嘗以公事盡擣健兒出大
盜四五十人斬門而入將逼其臥樓夫人手之鉄
鎗當樓門盜衆不敢登噴噴曰鎗法緊不得意縱
火夫人見火逼身從後窗挾鉄一躍已在鄰家屋

脊
青岩路氏曰陳南塘奇人也其勇人不能殺之其
智人更不能殺之其力又足以副其智勇故逢險
即其見才顯名之會異哉夫智勇人也力天也天
生若人以備時之緩急非偶然也因歎嘉靖間一
倭患耳天凡生多少奇人先後其間天無時不慮
人間之患為早儲才但奇人不死于小人則會之
盛也不然設高都督竟得殺陳南塘其若之何也
哉金陵瑣事云南塘卒子世文襲指揮僉事

楊銳 父瓚 子評

驃騎將軍楊公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有從
龍高皇帝者官指揮僉事其後人于正統間又以
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公父瓚嗣其官宏治
庚申公代父官公幼機警既代官正德元年丙辰
掌龍江右術事術人稱政至是一新御史中丞總
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已巳總江西十二衛儲
運凡八年癸酉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大
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守城事曰今日當

衛

不足憂也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以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宸濠
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
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
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
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
艦若干艘習江戰于江上丙子更與臺院察議兵
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已卯六月十四日宸濠
變作卽告變于京師先引軍設鈎距于江側禁勿

密

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鈎距所
破船繼至者以千數公座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
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賞有寇衣緋
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之貫其
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
壯士氣有安慶府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
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城降得不死公曰汝死
已後尙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
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乃以敵樓數仞向城有甲

于

寇

胄者出闌楯外持鈎援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舡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眾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子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眾解體且暑溽力憊夜斲睡去公募善泅者

斬

數人于船中聞斲聲即斯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必大悅賜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宣肅諱當大用以嘉其忠益鄭嘗為布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出譴者濠既平辛巳部論功進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羽林千戶又

于

一

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
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壬午僉書府事
掌伸威軍營未幾移守保定諸郡誥授驃騎將軍
乙酉詔還京仍掌伸威營丙戌公以母老乞歸養
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己丑制下白麻授公爲總兵
鎮守遼東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守淮
安等處辛卯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明年秋以疾
卒

太史石亭陳氏曰嗚呼宸濠叛作一時削平之人

遇

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
司馬伍公文定罷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
皆過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齒牖下復何憾
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沒囊無一錢諸
子鬻衣爲葬比之古名將不特論功而已余書寄
之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
良友銳可以無過矣公家居孝友視弟之遺孤無
異己出諸厚道不可具悉娶林氏繼娶陳氏先大
夫長沙公之女余妹也子四謚評林出詔詠陳出

公葬于安德門外之戌家

青岩路氏日記宸濠事者多云濠欲下南京時守安慶者南京人慮鄉里有變故綴之以戰噫當時新建之兵未集為兩江大計者莫過綴定宸濠且使不得出門此楊公念天下安危之至心不惜以身先獨奮其力者也詎慮鄉里已乎即曰慮鄉里世有若此肯為鄉里慮焉者乎其心亦大可敬已又金陵瑣事云南大司馬白巖喬公先是微聞宸濠反計知指揮楊銳才可用謀于巡撫李公署為

安慶守備諭之曰安慶南都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亟以告我賊發必先攻安慶攻則汝以死守之未幾賊發果為銳所敗然則當日兵機銳固有所自受也

童仲揆

子以振

童都督仲揆號元圃孝陵衛籍登萬厯戊戌武進士第為人倜儻有大節不為縮懦之行猿臂善射有古名將風為四川都司經畧熊公廷弼聞其名具疏調赴遼東天啓元年仲揆與總兵陳策各率

川兵三千移駐皇山以遏瀋奉衝口突至殺策仲
揆大戰于河上斬二千餘級裨將周敦吉曰我輩
不能救瀋乃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先率
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戚金張明世統
之陣河南兵旣渡營陣未就口以鉄騎四面撲攻
諸將奮擊斬二三千人口却復前如是者三後至
益衆諸軍飢疲仲揆揮短兵親斬十七人中弩死
吳文杰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潰
圍出鄧起元等奪橋南奔走入浙營口追及之圍

之數重浙兵以火器擊之口死甚衆火器盡復接
戰良久乃敗大將裨將一時盡沒崇禎中追贈仲
揆都督廕其子以振字千仞者爲孝陵衛正千戶
後以振于宏光元年陞陽電參將守南贛後貝勒
破城以振不屈死之

青岩路氏曰此疆事孔棘之始童都督慷慨奮興
以答一人知己之心以決當世封疆之恨壯哉雖
全軍皆沒而其血戰之氣傳之紙上皆生矣且也
父死綏于前子更死綏于後可謂秦無人乎天命

不又大壯江之壯士徒悲迄今思之豈不痛哉
青岩路氏曰前傳見通紀未快也戊子首秋乃求
得吉臣徐先生留都武學志見其本學兩生同時
死封疆傳亟讀之大歎且大快曰南武學鼎甲一
代之科名者端在兩生矣于前諸第一人何有哉
異哉異之至矣爰並書焉以殿我武鼎甲

童公仲揆傳曰童仲揆字子翼年十六入武學以
武生舉萬厯戊辰武進士守備榔桂明年臨武藍
山礦徒爲地方害土兵不能禦守臺檄揆往擒勦

戊

首賊破散其餘黨自出兵迄奏凱甫六旬耳名大
著薦黔中僉闖黔故夷夏雜處多苗警揆廣布籌
密其偵探賊舉必知戰必勝始平青崖苗繼必堰
山紅苗適邛水土酋突至城下揆卽以兵禦之擒
斬無算于是賊無敢抄犯者尋調四川都司川軍
政弊弛振勵之不用姑息戊午秋安奢兩酋構兵
仇殺全省震警臺簡三千精卒檄揆往援揆以爲
兵交則仇在我禍不可卒解辭以六騎往諭乃先
遣牌入蘭州責之釋兵安司把目見牌曰此童祖

蘭

率

帝曰：「朕聞之，先志。」
吳
翁親筆也。乃爲我遠來自當聽其處置，遂解圍去。得題敘轉遵義參將，未幾欽調，命下遂統石砭司土官秦氏兵三千赴遼陽。土兵素獷悍，號難制。揆所率凡經水陸數千里，秋毫無犯。至遼陽，適袁經畧代事，矣意不在戰。凡兵馬芻糧不以時給，且以瀋陽處降人有內應，乃陽犯奉集，陰襲瀋陽。及檄揆往援，奉集詎知撤圍已襲瀋陽矣。揆星夜與陳策戚金提兵馳援瀋陽。師次橫河，偵騎已報降奪門。瀋陽城已陷，揆聞怒髮上指，誓死渡河接戰。自

已至，申再敗之。口奈生兵益添，正鏖戰，又值降人從城隅突出，以所得瀋陽火炮擊我，遂斷後陣。爲二復以挨牌如墻而進，我軍銃砲刀箭俱不能透。而以牌合圍，自牌上射我軍，我軍殊死鬪，無生志。乃忽開牌一面，以潰我軍。揆左右曰：「將軍可從此出圍，以爲後圖。」揆曰：「軍已敗矣，何能圖生以辱君命？」乃與戚金脫重鎧，揮短刀親自格鬪，殺數十人。語其下曰：「歸謝高公，吾二人得以死報矣。」遂被叢射中腰死。其僚裨感激無不俱死。當合圍時，倘有

一軍自外夾擊之又焉得一敗至此惜哉事聞贈都督同知祠祀之

皆

吉臣徐氏曰烈矣哉自軍興以來談者色變行間士聞風休影誰肯以死戰夫一履戎行七尺軀君制之矣其可生自私從此出圍可為後圖未嘗無生路而童將軍不顧也其氣至今如在矣真烈矣哉贊曰幕府失算肘腋降番奸人獻關叛將助瀾將軍奮怒裂皆衝冠揮戈返日隻手撼山孤氣莫援血戰空然生可尚存公毅不從在君命在不辱

貧

為忠身碎義完命致志遂遼山遼水芳名不墜

徐公國全傳曰徐國全字义之中山武宣肅諱王裔孫

居貧嗜酒讀書不知貧者也自武庠生中武舉二

次會試京師下第貧不可歸時東事孔棘當事者

舉將才赴遼陽同儕皆難之全慨然獨有志往而

應試舉第一時經畧熊公開屯遼陽以全為遼陽

屯田都司全未至任而熊公去屯事亦止遂監制

火器某月日東兵陷瀋陽乘勝攻遼陽奸細開門

納寇以守城炮內擊是日也滿城火起軍聲○鼎

帝皇明仁人志士傳卷之八
吳

沸左監軍崔儒秀遂棄南門避入都司時有陣亡
總兵童仲揆弟仲慄者亦倉卒率家兵數百人衛
其兄骸以歸道過都司邀全全時吉服立堂上謂
慄曰是袍君所遺我祇衣以到任耳今卽以之從
死慄曰君懼不出此圍城乎慄有兵以衛若欲死
城乎城非君所職守全笑曰我武宣廟諱之後也且以
一書生舉第一任都司而可不報歟我爲遼陽屯
田都司雖不屯田亦遼陽城中官也豈可不同遼
城亡遂呼酒與慄訣及崔監軍共飲數盃之後卽

攜崔監軍起相對而縊全戴冠翅不可入縊遂去
冠入縊復戴之間慄曰正否乃踢所梯而死仲慄
目擊之歸言之悲切切後聞李永芳拜其屍而葬
之徐氏曰永芳之葬恐亦爲英魂之所嗔也事聞
贈都督僉事云

不
吉臣余氏曰烈矣哉以余觀于徐都闖之死何其
赴義審而所養定也食其祿之避其難古載之矣
成仁取義豈以封疆之寄不寄爲躊躇躊躇焉則
懦怯矣姑且隱忍得當以報誤多少英雄哉都闖

烈

斷報君恩義不返顧酌卮酒而長逝如歸如蛻卽古之忠烈何以加此贊曰矯矯儒生曩中錚錚讀書談道不屑治生獻策金門哀然冠羣叱馭星馳或曰開屯朝議未定遼已陷城衆曰可去公義無二遼城遼官斃與俱斃衣人之衣事人之事酌酒把臂顏色無異整冠從容儼然結纓名馨骨香昭回汗青不忝神烈弗媿明倫傳此然風以烈後人按古臣徐氏名伯徵浙之海甯人萬厯末進士天啟初任教授南武學時正遼陽失事童徐二公死

祖烈

